



雷溪外傳



雷溪外傳卷十三



江陰 陳

鼎定九

稿

目錄

節烈部 下

卓烈婦

何烈婦

吳烈婦沈氏

柴烈婦

江烈婦

韓烈婦

胡烈婦

沈烈婦素瓊

陳烈婦楊氏

余烈婦

劉烈婦曹氏

潘烈婦

魏烈婦

孫烈婦

譚烈婦

蔡如衡妾

京口雙烈傳

王烈婦

山東烈婦列傳

林烈婦

雷溪外傳卷十三

節烈部下

江陰 陳 鼎定九 稿

卓烈婦傳

烈婦江都處士錢穎女指揮使卓煥妻也幼貞靜不苟言
笑動止以禮七八歲時姻婭卽有女君子之稱及歸卓善
事舅姑以孝聞舉男子子一越二年而甲申國變明年我
兵南下史道鄰可法以相國出守揚州與權奸馬士英不
合城久困援師不至旦夕且破烈婦泣語夫曰事勢至於

此城必破破必爲俘孰若先死死當與穉子俱庶君無累
易脫耳煥止之乃曰吾籌之熟矣君毋悞我也城將破家
人謀匿後園時煥姑適王氏者少寡依母家年四十矣烈
婦顧謂之曰堅城易破况堂隩間保無擁刃突入相偏者
乎與其俘而辱孰若死而榮榮辱在此時決耳遂抱幼子
躍入池水死王氏婦大慟曰汝年少有夫在尚爾吾未亾
人也更何待亦躍入池死煥有女第二尚在室一爲王氏
子婦見其姑與嫂之死也相謂曰不死必將貽笑姑嫂於
地下而大辱父兄於他日矣卽相牽躍入池死煥弟某幼
鞠於烈婦遶池痛哭曰若等俱死我將安歸與其生見俘
孰若死相依也亦躍入池池水爲溢
外史氏曰烈哉卓氏婦也榮辱之言一出相率而入池死
者七人一門節烈儼然與日爭光矣

何烈婦列傳

何烈婦余氏浙東山陰何光衛妻也年十七適光衛十九
值山賊變民間子女多遭淫掠其家去城十里賊所必經
光衛欲圖避之走山中賃舍甫出門而寇圍郡烈婦卽以
針密縫衣視預爲死計明旦寇卒至乃抱幼女同從姪女
唐氏婦走避道遇賊卽投水中旣沒復浮仰見唐氏婦尚
竚溪畔乃大呼曰汝欲出醜耶可速下於是唐氏婦亦投
水死寇退光衛反循溪十餘里得烈婦屍尚緊抱幼女而

唐氏婦附焉值盛暑已越旬餘兩屍面色如生無腐穢氣見者驚歎其後二十餘年有海氏海氏者淮陰海州陳有諒妻也貧乏不能自存夫婦走雲間依親不遇賃糧艘而返烈婦美而艷爲運丁覬覦運丁固一軍之豪且多金欲圖姦而佯與有諒訂交烈婦知其詐密言夫曰妾與君雖貧賤然良家子也卽沿門丐食亦弗失爲清白男女奈何徇利與姦徒爲友耶願速計他行毋附其舟不聽抵蘭陵運丁復誘其夫往蘇買纜烈婦識其謀乘間以針自履及被自襪及視自襪及衣皆密縫無隙明夕運丁果移舟西郭之荒犯之遂自縊而死

外史氏曰嗚呼死之難也而紅顏爲易豈天地之氣不鍾

於男子而獨鍾於婦人耶

因受業馬匡濟最愛女慎擇配故

此烈婦美而賢為遇丁難命進丁即一丁之...
公其子而辭驗於人相婦知其詐密言夫曰妾與君雖
小與丑曰謝平孫之驥也而孫賸為易豈天崇之康不驗
聽之荒張之幾自益而取計他行毋附其行不聽抵前使
自難又難自難又亦替密錄無刺門之毀下果逐其西

吳烈婦沈氏傳

烈婦新安澄塘吳期伸妻同郡前進士江西提學副使道
沈匡濟女也幼貞淑事父母孝匡濟罷官僑居松江設帳
授徒期伸從父客松江因受業焉匡濟最愛女慎擇配故
教授生徒與得一佳婿以配女凡六年而期伸始來就學
匡濟一見而大悅曰此子他日富貴必能以忠義著而吾
女亦能盡婦道此真佳兒佳婦也遂以女字之生男子子
一女子子一而大兵圍松江城下期伸操戈鬪殺數千人

力竭被執不屈死烈婦拽其子女奔屋後大池先抱女投
諸水復抱其子欲投水其子若膠固于地者腕力盡脫終
不得起而兵漸逼矣烈婦不得已舍其子自躍池中兵至
岸時河涸水淺烈婦乃趨入污泥深處死其子爲族人收
養得成立歸里
外史氏曰沈學憲一見期伸卽許能以忠義著乃其臨難
果克不屈嗟乎雖一韋布之士未能富貴然賢於富貴者
遠矣其婦懼受辱欲母子俱殉乃天憐而保全其子得延
宗祀嗚呼豈非爲善之報哉

柴烈婦傳

柴烈婦崑山布衣沈徵祥女也年十九歸文學柴亂廉甚相恭明年北都陷天下洶洶烈婦卽斷所織布染青皂色製短衣以爲備烈婦知書嘗從夫觀史至王蠲忠烈語掩卷而歎因請爲解亂廉曰義重烈婦曰亦死輕耳又明年金陵定秋七月大兵攻崑城甚急亂廉父某荷戈南城婦因語夫曰子往視舅脫城破我當自計也亂廉登城則城已陷失父所在反則烈婦已入荷池不卽死兵至凡同行

避者悉見俘烈婦以佯死免頃之姑從水草中出持烈婦泣相扶入室夜半家人潛聚作糜勸烈婦餐不食泣謂姑曰兒頃者倖免懼卒不保辱父母之義以爲大人羞兒終不能從亂兵求死况可從亂兵求活耶聞鷄鳴卽理嫁衣更之出堂泣拜姑不能起起而入室闔戶遂自縊而死越三日師旋女子鮮衣好翠隨之者不可勝數而烈婦獨無棺以嫁時衣器代棺火之也

外史氏曰戎馬未生于郊時或有道蔡文姬及樂昌公主事者里巷婦人皆能非之以爲曷不早自裁決而遭辱如此然一當變故皆猶豫不忍至于失身嗟乎死生之際亦大矣烈丈夫且難之况女子乎當烈婦從夫論史時其志固皎然矣遇亂慮辱以死自絕嗚呼何其勇耶

之既往則父子俱不反康熙壬申冬東南沸傳

不能從亂兵求死况可從亂兵求活耶聞鳴呼埋嫁衣

固如然矣歐陽憲科以及自斷與判向其更罪益而死越

大英陳丈夫且難之於丈夫乎當照獄與夫備史辨其志

此然一當變姑昔蘇籍不惑至于夫良聖乎及生之烈亦

平峯里巷誠人皆謂非之以為曷不早自焚矣而豈氣吹

似也江烈婦傳莫不感孤而愛也烈夫夫也當大節而

烈婦歛縣人徐瓚女同里江承增未昏妻也性孝母早卒

後母暴待女不道女事之惟謹竟得母歡心及長許字承

增先是烈婦舅服賈淮南經三十年不歸姑命承增往求

之既往則父子俱不反康熙壬申冬東南沸傳烈婦

朝廷欲采吳越良家女備蘇京不食米五指母憐之以百

太子後官使且至矣民間有女者悉遣嫁已聘者促迎歸於

是烈婦遂歸夫家姑又嚴急左右承事者輒得罪烈婦婉

容愉色下氣怡聲凡百承順姑甚歡相愛如母子姑數郵
書淮南促其子歸昏而承志徇貨竟不歸甲戌夏五月以
疾卒於旅烈婦聞訃哭極哀不食求死諸母勸之以百數
不聽姑泣語之曰兒夫婦未謀面且年少死毋爲也烈婦
嗚咽對曰兒母旣早失夫又無伯季可依昔人云一與之
盟終身不改况兒已奉箕帚於膝下尚何從乎終不食十
日而死年十九

日而死年十九

黃文同里女承曾未君妻也到年早卒

外史氏曰人情莫不惡死而愛生故丈夫往往當大節而
逃卒貽笑於天下徐氏一女子耳守一盟不改之志甘心
餓死以殉夫嗚呼可不謂之中閭丈夫哉

女子看得道義真切故能決烈盡道澹澹寫來足令鬚

眉媿汗

新安心齋張潮

韓烈婦傳

韓烈婦傳

韓烈婦傳

烈婦涇陽處士郭瑾女也幼讀書識大義及笄歸同邑韓
 重琬事舅姑甚恭重琬敦厚篤信弱冠以端方稱同里負
 賡載長者也見而愛之以楚中鹺務屬焉重琬悉力經營
 無秋毫私人益重之時重琬偕父都闈君暎僑居邗上邗
 固多富商大賈知其賢皆樂與之交歲甲子重琬以星霜
 故得疾明年病劇囑郭氏曰卿無出我死卿其速行吾目
 瞑矣烈婦艷然曰噫是何言哉韓郭匹也君名家子妾豈

華門女哉脫不諱當相從地下奈何以非禮言污吾耳耶
烈婦侍湯藥晝夜不交睫者兩載餘又明年重琬卒烈婦
號泣不食者三日諸娣勸之食曰吾已早許夫子矣舉家
皆驚奔告舅姑舅姑力勸之終不食曰兩大人有叔季奉
養兒無子留何益左右固勸之乃忿曰吾生平無大過何
不令我善終而欲我凶死耶左右大懼不敢強烈婦不食
七日矣猶循牆走詣舅姑前拜別越三日乃卒
外史氏曰韓氏婦可謂不食其言者矣一許良人遂決志
餓死殆與奇男子爭烈矣

烈婦年甫二十哀痛不欲生昔與國用俱從教乃裏國用
前妻所遺幼子寂處室中閉戶羅牖不使家人窺七月出
祭國用畢復入屋七日亦如之自是每七日皆如之家人

物不食者三日言姑在室中

皆驚奔告舅姑舅姑力勸之終不食日兩大人有叔季奉

養兒無子謂何益左右固勸之乃念曰吾生年無大也何

不食我終不食我終不食

七日矣猶循牆走謂舅姑前拜別越

婦至命與齊限千餘矣

之進胡烈婦傳

胡烈婦益城劉國用後妻也國用娶烈婦方四閱月而卒

烈婦年甫二十哀痛不欲生誓與國用俱既歿乃裹國用

前妻所遺幼子寂處室中閉戶羸牖不使家人窺七日出

祭國用畢復入歷七日亦如之自是每七日皆如之家人

皆不得其故而心疑其有他志至七十日乃去其戶牖羸

羸治饌祭國用痛哭如初喪哭已仍寂處室中家人以為

常不窺也舅姑私相謂曰兒天婦年少孫非婦出今日之

勤婦報吾兒盡矣婦去志已決不可留矣乃嗟歎久之始就寐迨曉烈婦已繫纆於國用之棺釘死焉舅姑終疑烈婦寂處室中七十日事盡傾其篋得兩老人衣履若許幼子週歲衣履若許兩三歲以至七八歲衣履復若許皆烈婦于七十日中所製也於是乃大慟而殮與國用同葬焉外史氏曰嗟乎烈婦既甘心一死何不卽死于七十日之前而七十日中又復沉幾密智周旋舅姑幼子十年以後之事而後死嗟乎此七十日中吾知烈婦吞聲咽淚未嘗一刻忘死也嗚呼若烈婦者可謂從容就義者矣

此乃謂之從容也豈不難哉傳之者亦實實不惹一塵皎潔如水壺秋月是卽叅之太史公以著其潔矣

新安

心齋張潮

沈素瓊傳

沈素瓊名隱江都女子也幼聰慧讀書寓目輒記憶既長
善鼓琴能作黃鵠悲鳴聲聞者欲泣工詩多傷心斷腸句
母氏家貧遂墮落青樓然非其志也性愛佳山水遊歷之
際暗暗物色奇人從母遊武林愛西湖名勝乃家焉獨居
一樓嘗憑欄遠眺注目馳神於南屏天竺間恍然如有所
遇輒拍檻大呼曰安得天下真才子抱琴以從不復作煙
花隊裏人乎往往作詩自况曰有恨人嗟棄在室空彈野

沈素瓊傳

沈素瓊名隱江都女子也幼聰慧讀書寓目輒記憶既長
善鼓琴能作黃鵠悲鳴聲聞者欲泣工詩多傷心斷腸句
母氏家貧遂墮落青樓然非其志也性愛佳山水遊歷之
際暗暗物色奇人從母遊武林愛西湖名勝乃家焉獨居
一樓嘗憑欄遠眺注目馳神於南屏天竺間恍然如有所
遇輒拍檻大呼曰安得天下真才子抱琴以從不復作煙
花隊裏人乎往往作詩自况曰有恨人嗟棄在室空彈野

調寄情癡他日遊孤山咏梅花曰自憐澹素無人識浪托
林逋處士家蓋留心擇木無意於溫柔鄉者久矣有夏生
者杭州府學生也風流都雅素瓊一見而悅之卽以心許
賦詩贈荅盡露素懷遂歸於夏生爲側室極其恭敬與嫡
歡相愛若姊姊無何夏生病卒素瓊哭失聲旣殮撫棺大
慟曰妾以憐才合忍不以憐才相從地下乎乃沐浴整容
賦絕命詩一章自經於夏棺之側

外史氏曰青樓人盡夫也烏知有節義哉素瓊適夏生死
卽殉之豈非巾幗鬚眉煙花淑女乎殆與關盼盼並傳矣
烈江都有此女子不第可以重青樓並可以榮江都矣

安心齋張潮

二十一 史家人有女博士之稱事父母孝如成人年十二
天怙未幾父失恃遂歸於陳姑沈婦姨姊也愛之如女烈
婦順志承顏歡無忤操井日工繡績儉勤是力舅太喜私
謂姑曰有婦如是家其興乎舉男子子三女子子一適音

林通處士家蓋留心擇木無意於溫萊鄉者久矣有夏生
 者杭州府學生也風流都雅素愛一見而悅之即以心許
 賦詩贈答盡其素懷遂歸於夏生為側室極其恭敬拜
 歡相愛若姊妹無何夏生病卒素憂天失聲絕於撫棺大

安小蘇張麟

賦其清育出女于不第可以重青黹並可以樂玉階矣

唱獻之豈非中國遺音歟其女于亦與關雎並興矣

陳烈婦傳之烈三吳通志卷之六大夫會也

烈婦華亭博士弟子員楊仰崑女同邑璜溪里陳復舒妻
 也幼穎異數歲通孝經內則列女傳女訓女誠諸書徧覽
 二十一史家人有女博士之稱事父母孝如成人年十二
 失怙未幾又失恃遂歸於陳姑沈婦姨姊也愛之如女烈
 婦順志承顏歡無忤操井臼工繡績儉勤是力舅大喜私
 謂姑曰有婦如是家其興乎舉男子子三女子子一適當
 鼎革大兵臨城下家人報游騎至者三促烈婦行烈婦曰

王師也庸何傷其否也吾得正斃於家焉苟倉皇行必遭戮辱不如不去卒不行而行者悉被執旣而游騎至執復舒欲殺之傾囊請命不許烈婦奔救騎見烈婦美乃舍復舒執烈婦烈婦度不可脫顧謂復舒曰君父子須疾去吾當不爲若輩辱於是復舒挈其子以奔騎促烈婦行烈婦神色自若給之曰姑緩余趨故徐行度復舒父子去遠乃躍入璜溪死士策于員歎曰貞女同邑旣美里則必給妻外史氏曰鼎革之際三吳死者夥矣雲間士大夫舍生取義者稱陳臥子爲烈臥子亦璜溪里人也與烈婦一家又同里豈忠烈萃一門耶嗟乎烈婦以一死與千萬貌貅爭此璜溪帶水可謂勇矣

一贊借臥子先生點綴璜溪里可與項羽本紀贊並傳

新安心齋張潮

辱耶賊怒露刃脅之烈婦益不屈大罵不止一賊奪刃前
斫斷其首烈婦猶緊抱其子植立不僵其姑隔山見之大
慟賊退匍匐來取其子烈婦乃舉子授姑然後仆賊衆遙
望之大驚揮刃殺烈婦賊即悸死於道烈婦死年二十有
二半舉一子於二半則命了未盡辭悲人尺益外史氏曰吾友汪溥云死之於人大矣哉刀鋸在前斧鉞
在後振之以威脅之以勢雖素稱剛強苟其中無義理以
爲之宰鮮不惴焉心怖而稽顙乞命矣烈婦甘心刀斧不
肯受辱者義理主於中而心不動也余於烈婦紉裋衫時
而識之矣歙縣人幼大特九歲即字同邑劉某劉固亦貧自義理之不明于天下也立朝大臣覲顏而拖青紫何
疾有乎窮鄉弱婦乃責以視死如歸乎留溪憫此義理沉
淪現處士身而爲說法豈可作文字觀心齋張潮某以

命既與士長而為猶去豈可非文宰贖心齋

百平竄朕厥赦責以厥政收歸平留與歸出義野武

外自義野之不問于天下立陣大且顯而並青將所

而端之矣以威者之以勢雖素稱剛強苟其中無義理以

肯受氣昔義野主於中而亦不憚也余於然賦隱跡涉部

劉烈婦曹氏傳

烈婦曹氏歙縣人幼失怙恃九歲即字同邑劉某劉固亦

貧僅有寡母烈婦事之甚孝姻婭稱之無間言無何劉以

疾卒烈婦號慟失聲誓俱死姑曰爾死是欲填我於溝壑

也自是烈婦不敢啼惟力績以養姑未幾里有富兒某以

貨充撫軍胥策衛過其門見烈婦美而艷悅之欲謀為繼

室知其貧謂可貨而取也乃陰賂所狎尼持幣以訂於姑

姑念其無出且年少竟諾之行且有日矣烈婦知之飲泣

不能語但以所存彙編鹿粟之數白姑若留以爲身後計者明旦墜妝投池中死邑諸生服矚聞而哀之懼其湮沒無聞發爲詩篇大書而榜諸郵亭以示通國行旅過而讀者莫不悲烈婦之死而誦殷子之善傳烈婦也

外史氏曰人情喜富厭貧大抵而然婦人女子尤甚易曰見金夫不有躬烈婦聖人婦耳一旦富兒娶之未有不心動神往歡然就道惟恐去之不速曰今而後可以無饜糟糠哉又孰知其大不然乎嗚呼若烈婦者可與天都並峙矣

通體明淨一贊甚有風神

新安心齋張潮程患篤疾藥

因效女憂之割股爲羹以進疾得瘳鄉黨有女孝子之稱
年十七歸廷諫事舅姑一如事母歲終酉廷諫以貧故違

屏暑疽腐不可問

亦婦也

外史氏曰人情喜富厭貧大抵而然婦人女子尤甚易曰
見金夫不有躬烈婦者一婦耳一旦富兒娶之未有不心
動獸鬪則爭一贊其肯風輒下後可以無廢謂
矣哉又知其大不然乎嗚呼若烈婦者可與天都並時

潘烈婦傳

烈婦歙縣羅念祖女潘廷諫妻也父早卒母程患篤疾藥
罔效女憂之割股為羹以進疾得瘳鄉黨有女孝子之稱
年十七歸廷諫事舅姑一如事母歲祭酉廷諫以貧故遠
賈於外舅患背疽烈婦代夫侍湯藥當溽暑疽腐不可聞
烈婦數為拂拭人皆掩鼻烈婦曰果臭耶我卒不聞舅瞠
目視之曰吾憫向不知侍者何人乃新婦耶新婦速去母
觸穢也烈婦曰兒乃不聞何穢乎卒拂拭如初舅卒哭盡

哀廷諫奔喪歸以痛父故遂成疾烈婦日夜不解衣不交
睫者兩載如一日廷諫疾篤語烈婦曰若自爲我家婦甘
荼如齊孝事二親吾甚媿汝汝年少且無子家乏宿春何
以苟延我死盍歸而母家烈婦泣曰君休矣君第爲病計
無爲憂妾脫不諱當相從地下歸母家何爲也已而廷諫
死烈婦擗踊痛哭視含殮置棺於堂奠畢遂闔戶自經其
母與弟排闥入救復甦環守之不得間烈婦給家人曰吾
從母命不復死矣衆乃解越日日吾欲登樓取衣其母與
俱烈婦更上層樓忽從牖中踴身躍下折兩臂不得絕有
頃復甦曰移吾體於故牀故牀者夫死之牀也遂閉目不
食家人力勸之終不食九日而死年二十有六傳諸書明
外史氏曰吾聞新安閨閣中歷多奇女子誌乘所載節烈
事不少焉羅氏決志殉夫而自經而墮樓而不食凡三求
死而卒死焉嗚呼天都山川之靈何其萃於婦人女子之
多耶

我而卒孤寡無平天濬山川之靈何其萃於誠人女子之
 準不少詩經曰夫志既夫而自強而勤勤而不食其五來
 水也且曰昔聞燕安閭閻中翊參商女子請乘汎薄前然
 食寒人丈博之絲不食其目而致半二十百六
 更身瘦曰絲昔蠶女對根對根昔未汲之根也豈閑目不
 具然誠更上曾對慈炎融中興良韻不泯兩聲不昇絲百

魏烈婦傳

烈婦明靖東將軍魏豹妻南韶道屠時中女赤水先生孫
 女也浙江人幼淑慧貞靜八歲通女孝經列女傳諸書明
 末從父宦粵及我

朝定江南平八閩豹以總兵官擁立永明王於粵西以功晉

靖東將軍時中以女歸之封一品夫人將軍受命督師與
 海賊戰夫人在軍中率婢妾為戰士縫甲綴裳辛勤不怠
 及粵敗奔黔既又奔滇將軍與夫人皆從之及將軍撫蜀

塔天保共圖孫可望及歸滇事已壞乃追入緬後緬人以
咒水誘殺衆官將軍持短兵格鬪力竭仰天呼曰吾爲大
臣不能報國豈可死於賊手遂自剄夫人與子宗臯聞變
亦自經爲內官趨救得不死乃佩利刃與孤相依脫有他
故誓卽自殺壬寅還滇時靖逆侯張公勇以總兵官鎮滇
與魏將軍有舊聞其妻子在乃收撫之於是夫人語其子
曰曩吾不死者以汝無託耳今汝旣歸張公吾復何患吾
得報先人於地下矣遂投繯死年三十有一

外史氏曰夫人當亂離之時矢志撫孤及孤有託卽以死
報夫子嗚呼節烈峙山岳矣

孫烈婦傳
烈婦崔氏江寧人世居鍾山之陰高曾祖父皆業田女
生而淑慧四歲聞其兄讀書輒能記憶久之執卷問難於
兄兄異之每暮自塾中歸即以日所讀書教其女弟一過
目輒能成誦於是兄乃請其父偕之入塾穎異冠一堂三
年通四書毛詩又一年輒能操觚作制科文矣才八齡也
明年春父兄命之入塾女曰女子之道主中饋操織紉而
已既不能與諸君子角勝文場取科第以光門戶多讀書

孫烈婦傳

孫烈婦崔氏江寧人世居鍾山之陰高曾祖父皆業田女
生而淑慧四歲聞其兄讀書輒能記憶久之執卷問難於
兄兄異之每暮自塾中歸即以日所讀書教其女弟一過
目輒能成誦於是兄乃請其父偕之入塾穎異冠一堂三
年通四書毛詩又一年輒能操觚作制科文矣才八齡也
明年春父兄命之入塾女曰女子之道主中饋操織紉而
已既不能與諸君子角勝文場取科第以光門戶多讀書

何爲卒不去及笄歸同里孫氏子璉以恭順稱未幾璉以疾卒婦無出璉之弟與姪覬覬婦之產逼婦嫁婦誓死不從遂以婦陰許同邑蔣氏子婦知之避於姊家璉之弟與姪偵其姊之夫遠客集多人劫婦出以與蔣氏子婦至蔣室號泣呼天誓必死蔣懼令老嫗與俱婦取筆遍書不幸二字於鏡臺復大書屍還孫三字於壁上抵暮詳使老嫗炊乘間投繯死

外史氏曰余讀漢書荀采被父迫再醮書屍還陰三字于

壁而縊死不意千載之下復有崔氏與之共爭青史光哉

譚烈婦傳

烈婦蔡氏六合高山集人幼端靜喜讀書尤愛讀烈女傳及賀江夏女訓女誡女孝經諸編能暗誦一字不遺有至性事父母以道許字天長譚氏子譚氏子得疾臥榻者經年女聞之卽屏腥食夜焚香禱北斗求夫疾愈旣而夫疾益篤譚之父母求於神巫者曰若子結褵則疾可瘳也遂走媒妁以告蔡氏父母不許女垂涕曰女旣許譚卽爲譚氏人矣死且不易况生乎且男子有疾非妻子不知痛苦

也彼父母尊行烏能晝夜周旋耶是病終不能愈也見請
往事之又不許固請乃許之旣歸之夕夫絕去者再乃甦
婦晝夜侍湯藥不懈臥不解衣一呼輒起凡五閱月竟未
定情而夫卒哭甚哀越三日盡以簪珥鮮好衣服獻於姑
明日裹故衣一束遣婢遺之母又明日取敝裳衣給左右
婢嫗盡焚其敝屣姑慰之曰母自苦吾兒不幸命也柰何
新婦少幸自愛婦正色曰噫新婦何往乎至七日堂有客
仍爲姑治殽核享之少頃呼之不應入視則經死矣年十
九

外史氏曰吾聞譚氏子死父母哭之未慟至烈婦死則哭
之慟弔其子者數人而已弔烈婦則以千計嗚呼貞烈之
感人深矣哉

李禿翁云先王教化只可行於窮鄉下邑而不能行於
冠裳濟濟之名區只可行於三家邨內不識字之女兒
而不能行於素讀書而居民上之君子觀此傳而益信

新安心齋張潮

聞疾卽齋心夜禱其志已決及歸於譚夫危則竭力不
懈夫歿則捐生不激分奩焚履引決從容尤人所難范
史曰區明風烈昭象彤管烈婦足當之矣

新安雲逸吳

啓鵬

蔡如衡妾王氏傳

蔡如衡四川人前崇禎朝廬鳳道有妾王月者名妓也善
謳工琵琶如衡慕之以千金贖其身嬖之甚月有至性事
如衡母甚孝婉容愉色賢於人子常經年伴母寢母年九
十餘多病月終夜不寐爲之撫摹母愛之如女如衡或呼
之不至謝曰母年高需人服事彼婢媼安得痛癢相關須
妾爲之周旋庶幾老人得安也如衡心異之嬖之益甚千
年流賊破廬州執如衡月牽如衡袂同至賊所如衡不屈

賊曰蔡道汝老母何在如衡曰已逸之矣賊曰汝何不偕
母逸乃與艾妾居者何耶如衡曰吾封疆臣當死封疆何
逃賊曰吾知汝不怕死者令拽出殺之月大勸求同死
賊曰汝非王月耶月罵曰吾即王月死賊問我何爲賊曰
吾聞汝善謳汝能謳一曲吾聽當活汝月大罵曰死賊汝
不忠不義背天理叛王法塗炭生靈吾根係女子不能食
汝肉寢汝皮寧肯謳汝聽耶賊憐其妓不忍殺適有進茶
於賊者賊令與月飲月從容接之直前連碗擲賊中賊首
賊大怒拽出斬之年十九

外史氏曰王月妓女耳歸蔡公則成良婦觀其對賊之言
凜然可畏哉且其孝事蔡母節殉主人真巾幗中賢豪哉

稟然可異者其妻事其母極其主入其中國中賢豪皆
代史升曰王良其女年十歲其父與之見其母之言
類大感其出博心平十次容接之直前連碗擲賊中賊首

京口雙烈傳

龔烈婦謝氏興化人家貧徙居丹徒南門外磨腐爲生夫
懦無子有女年十四俱能以貞靜自持比隣有惡少田五
者素行暴結納軍營豪強及無賴子弟放利行鄉曲人皆
側目窺婦艷及女妓屢以甘言挑婦婦婉謝之復以利誘
婦婦亦不爲動挑其女女大怒詈曰若背天理多行不義
必自斃尚敢作昧心事以污蠶我若頭欲速斷耶田五忿
之日邀羣無賴隔牆縱飲謳淫詞作穢語冀動其母子其

母不能忍泣請其夫他徙又貧不能舉久之田五矚其夫
他往排闥而入欲污之母子大呼賊驚四鄰皆起逐乃逸
去田五益怒必欲污母子而甘心乃與無賴子謀爲僞券
誣其夫貸錢若干貫訟於官無賴子謬爲在官撻其夫責
之償於是田五公然逼婦淫婦呼天號泣曰我生不辰遭
此強暴污辱至此尚欲何生遂投水死其女曰母在尚見
侵况母死乎亦投水死官聞之乃辟田五
外史氏曰嗟乎龔氏母子身處貧賤能操志不爲強暴辱

卒以死其身嗚呼其氣凌岱岳矣

小里儒生王朝宗及笄朝

王烈婦傳

烈婦詹氏太平人年十七許字同里儒生王朝案及笄朝案抱羸疾不克親迎婦欲往省父母難之姑聞命輿之歸朝案疾正篤婦籲天請代割股爲糜以進者再不效逾于歸之夕甫三十有七日而朝案卽歿婦剪髮內殯號呼而矢曰予其殉也顧無子莫爲之喪三年不相從地下者有如此髮旣葬勤女工恪事其姑嘗歸寧母勸之醮輒以死拒其兄微諷之則曰殉有期矣不可二也幸毋多言久之

服當除卒勿除或疑其憚死憚死志或移乎一日悉檢衣飾歸之毋而次第澣其故衣詰朝寢不起姑及諸似排闥入則衣盡紉結宛轉於牀尚有微息曰死若是其難耶視其枕側碗有餘瀝乃鹽滷也嘗屑豆爲腐故竊貯啜之逾時遂絕康熙丙子夏四月也朝寤死於康熙癸酉春正月至是凡三週歲餘三月

外史氏曰烈婦當夫病劇而于歸甫三十七日而寡此三十七日中罔非辛苦悲惕之風夜而無所謂燕爾靜好之晷刻也乃矢志殉夫又於三年喪畢之後則此三年之中又不知幾何其啼霜號月之傷心也嗟乎嗟乎

山東烈婦列傳

烈婦諸生孫陞顯女兗州汶上縣人同邑楊大典妻也年
二十三大典病故即日自經而死嶧縣褚懋淇妻沂州諸
生任作侯女年十八夫亾無子一女復殤遂投繯死單縣
烈婦張氏楊嘉猷妻嘉猷母亾過悼葬畢即死婦年二十
四絕粒而歿魚臺于氏夏九圍妻有殊色刈菜田中惡少
李先知迫之婦死拒不從奪刀刺死濟南青城王我錄妻
諸生霍洙修女年二十夫亾以遺孤托兄嫂中夜自經死

萊州掖縣潘璉妻霍氏年十九璉歿投井死膠州諸生張
懋燿女適韓士楷年二十二士楷故卽自剄死靈山衛薛
竹兆妻諸生唐士傑女也竹兆遊學六載婦恪事嫠姑不
懈康熙戊申竹兆卒於旅聞訃自經死卽墨孫翊妻劉養
冲女也昏方數月翊病卒自縊死年十九蓬萊把總黃金
鼎妻戰氏順治丙戌金鼎征寇陣亡婦縊死棲霞劉坦妻
諸生呂甲女坦故卽縊死寧海州庠姜尹東女適同里初
皎昏未一載皎亡投繯死安丘王士亮妻諸生曹復立女

也亮亡卽縊死柩前年二十三歲長山生員王旭之女歸
同里生員沈鼎鼎卒亦縊死柩前新城王啟鶴女適長山
生員王廷芳子王應夫死三日卽縊死新城生員耿弘文
女適淄川孫氏子夫死亦縊死同邑貢生孫琰妻袁氏謝
遷陷城不辱自殺太僕寺主簿韓茂椿妻亦同難昌樂李
鳳徵妻張氏昏方兩月夫亡執喪成禮旣葬服毒死安東
衛諸生蘓桂妻江南贛榆孝廉張煜女結褵未兩載桂亡
投繯死康熙壬寅年也

外史氏曰景卿甘醴為天地之瑞龍鳳芝麟為百物之瑞
 至忠孝節烈則人之瑞亦國家之瑞也諸烈婦蹈死不回
 捐生匪吝齒三尺以如歸甘鳩毒而如飴誠為人之瑞國
 家之瑞矣君自茲大對古至誠轉效赫妻亦同漢昌樂李
 文慶節烈婦夫子夫汲亦節烈同邑貢生舒如妻袁汝梅
 本員王汝梅于王歐大取三日唱謠玉潔姓主員想山文
 同里主員火鼎鼎李衣謝張林前漢姓王海縣公歐山
 中民小唱謠吳林前李十一十三歐吳山主員王歐文文觀

其流薛烈婦傳

烈婦鹽城郡庠楊績女上舍生薛衷妻也幼淑婉不苟言
 笑善事父母奉其大父八十翁尤謹及笄歸於衷琴瑟相
 莊事舅暨繼姑能盡道繼姑歿遺幼叔小姑撫之如子衷
 本儒素家遭歲凶婦竭力奉舅姑已則豆羹麥飯與婢僕
 同甘苦康熙丁丑六月衷暴病甚劇婦侍湯藥衣不解帶
 者旬餘時有身將媿猶終日立榻前不少休以致未彌月
 而產一女不育復侍立如初雖惡露淋漓勿顧也產後以

夫久不食婦亦不食其母來視勸之食對曰病者食兒乃
食卒不食刻刻爲夫揮扇至二十五日昏衷覺病革顧婦
哽咽指二女囑以後事婦涕泣以聽旣而夫目瞑舉家環
哭婦不慟惟整頓歛具遣一僕報其父母詒三幼女寢閉
戶自經而死舉家大慟乃治雙棺越宿而更復蕪母以壻
復生亦冀女之返魂也三日不歛當溽暑面色如生無穢
惡氣弔者無不嘆異邑令鄭梅崖飛聞之以曠世奇節旌
其廬

外史氏曰吾聞烈婦死之次日其母家庭中梅根忽產紫
芝一本大如斗其光爍爍蓋婦嘗嬉遊其下或疑其節孝
精靈所化嗟乎龍鳳芝麟爲百物之瑞烈婦則人之瑞矣
宜其相感而生也

林烈婦傳

林烈婦曾氏字如蘭福建長樂人也父柳谷與舅漢朝生同里長同學既壯同賈於浙康熙初又同徙於仁和他日兩家同舉子遂約婚姻之好婦幼貞淑讀書明大義性孝及笄歸漢朝季子邦基事舅姑能盡道姑先歿三年喪無日不哭之哀也康熙癸未邦基得篤疾婦侍湯藥晝夜不懈懃懃懇懇禱天求貸竟罔効既死殯於室無子矢志同死不食者累日左右皆泣勸勿聽鄰里患其死而擾於右

司也羣趨白於令令召婦至庭勞之曰若欲死節耶是固
美事也奈何上有髧年之舅下乏伯季之助煢煢一老置
之何地耶何如奉衰老以天年終乎婦曰諾謹奉教歸而
復食慇懃以事其舅而舅竟忘其喪子丙戌夏舅歿婦哭
之哀既葬曰吾可以報夫子於地下矣乃沐浴更衣端坐
於榻絕粒十四日而死杭之士大夫趨弔者如市前數年
錢塘諸生吳錫妻戴氏夫亡吞金以殉弔者以萬計不十
祀而曾氏又與之爭烈

外吏氏曰曾氏可謂從容就義既孝且烈矣當夫亡欲死
及聞邑令之教卽不死而奉舅及舅亡卒不食言夫亡於
癸未舅亡於丙戌相去四載而終報一死豈非從容就義
若古之明道之君子哉嗟乎爲人臣者當國家淪喪或失
身二姓九原之下值烈婦能無媿乎

江西康烈婦傳

烈婦江西南昌縣少詹羅憲汶女安福縣孝廉康范生子
 景禮婦也初范生與憲汶已卯同出馬世奇門稱莫逆鼎
 革後阻絕音問及吉安定郡守辱諸縉紳及范生憲汶以
 同門故趨脫之因其載走江寧俱家焉范生無子娶石城
 李氏生景禮時憲汶有女范生以意屬之遂兩相心許越
 數年范生挈家還故里隨歿憲汶聞訃慨然曰我不以生
 死易初心曩小范意我已諾之矣小范者范生之字也因

走弔與定盟女幼淑慧通烈女傳諸書工繪事善鼓琴巧
女紅每讀書至節烈事輒掩卷長歎或歔歔泣下左右常
竊怪之憲汶垂歿屬其仲子光忻遣嫁年十七歸景禮未
幾三逆變吉安爲賊踞景禮偕婦奉母匿深山丙辰秋景
禮病死賊知婦賢而艷強委禽焉姑大驚婦泣告曰姑無
患拒必速賊禍罔測第允之果來迫卽死卽不辱家門也
旣而大兵卒至賊棄城遁山中丁巳夏光忻從南昌得妹
書急走視之妹泣告近狀且曰賊來迫時時以死自誓深
井高礮足了一生事耳光忻欲携妹避金陵婦曰江南去
家二千餘里姑老無子心不忍遠違願暫還南昌歸寧老
母越數日辭姑行姑命一婢從亂離中肩輿不可多得光
忻輒徒步二百里乃得舟順流張帆又促鼓棹兼程以進
賊聞婦走命邀截舟至市汊去家近矣以爲無患也乃泊
夜半賊追及執光忻大呼康氏婦何在婦卽趨出語賊曰
毋害吾兄我康氏婦也遽躍入江中死

外史氏曰三逆作亂江以南盡賊士大夫多瀾倒其間寧

無為賊畫策攻我者乎康烈婦以孱弱女子矢從一之志
深井高欄足了一生之語可畏哉彼為賊畫策攻我之士
大夫能無媿此孱弱女子乎夫賊帥欲誅我而無以
類聞賊去命幾滿其至市以去案或矣以為無患也以前
世雖封邑二百里以旌其德而地又孤懸於外無以
母歿幾日爾故命一戰終身雖中風與不何多行
案二千鎗星故乎盛年亦不怨其後即神靈南昌縣
共得勝賊之方也事其狀也於此後金刻錄曰五商生

雷溪外傳卷十四

江陰 陳 鼎定九 稿

目錄

貞孝部

蔡孝女

沈孝女

鄭孝婦

王孝婦

陳孝婦

李孝婦

周孝婦

陸孝女

許孝婦

李孝女

孫孝婦

張孝女

黃孝婦

吳孝女

孫孝女

留溪外傳卷十四 貞孝部

江陰 陳 鼎定九 稿

蔡孝女傳

蔡孝女蕙泰州人父某生子女五人蕙獨居長有至性自幼知服勞奉事承父母歡既長通女誠女訶女孝經許字同郡明經繆澣未嫁父被吏議當棄市蕙即絕嗜味屏服飾夜不解衣焚香籲天為父請命如是者四年如一日嚴寒大雪中風鳴鳴四面入蕙不設爐火苦塊自如澣度外

舅不可活欲迎蕙歸蕙揮涕謝媒氏曰父亾與亾曷忍言
其他已已春

今上復幸江南蕙嚙指血草狀匍匐以訟

上曰是女子也而爲父乞命嗟歎久之有司以爲緹縈復生
也其父由此得平反蕙歸澣未一年而病卒

外史氏曰方蕙父之被收也人或以爲當死余心竊疑之
其父之爲人果若緹縈之父爲吏齊中皆稱廉平否歟書
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此

聖天子經天下之心也且蕙者以孱弱女子不憚艱難而匍
匐爲父上書則自有書契以來不可多見者矣可不謂之
孝歟

沈孝女傳

孝女錢塘處士沈人驤女仁和諸生陸有奇妻也幼性孝數歲事二親能盡道定省溫清禮踰成人家人咸呼爲女孝子及笄歸於陸以婉順稱尤能善事舅姑舅姑稱之曰賢旣而內外皆無間言未幾母周疾女歸省侍湯藥歷數月疾不起女泣禱於天曰父老矣弟且幼母不可以死天乎無寧死我以代之夜夜如是而疾益篤醫者不治且曰精神脫矣臟腑敗矣氣血竭矣將安治爲秋分必殆至期

疾果劇女卽持利刃潛割臂肉作羹以食母母食疾卽愈而女創甚流血不止越十二日而死年十六武林人哀之爲詩文吊者以萬計天曰此女且能如此不可不以其天外史氏曰割臂本非中道韓子譏之當矣故昔者藥懇然國家之制不列旌典恐其殘遺體博孝名耳然婦人女子知有父母而不知有其身皆出其真心勃發而不可遏者也夫奮不顧身以求免親于於死平居必不薄待其親矣較之外飾細行邀虛譽於天下而真心不可問者何啻霄壤哉故雖不得中道而其心可嘉也

割股體以療病者往往多驗而旌典不之及慮人之僞爲耳然病因以瘳是人不可旌而天旌之也天旌之不足而後得文人傳之斯愈不朽矣

新安心齋張潮

鄭孝婦傳

孝婦胡氏武進前丁丑進士山東布政叅議鄭鼎曾孫處
士鄭士晉妻前禮部尚書胡忠安湊之曾孫女也天性溫
淑自幼卽能以禮自閑數歲家人咸以女君子目之及笄
歸鄭以無違稱事舅姑篤於孝凡一飲一食必親必謹不
肯假手臧獲處妯娌藹然若同懷姑朱患篤疾久不能起
婦侍湯藥扶臥起晝夜不解衣不交睫者歲餘如一日病
劇卽向隅涕泣或焚香禱天請以身代姑嘗夜半呼所需

婦無不卽應姑曰新婦何竟不寢耶長久如是豈鐵漢耶
婦曰姑當病劇兒何心能寢卽寢又焉能合目故不如無
寢也姑歎曰有婦如此吾無以報但願孫新婦亦如新婦
孝順新婦耳後姑病瘳而婦以服勞過竟早卒其姑痛哭
曰嗟乎天乎何奪我孝婦之速乎哀哉涕泣歲餘目遂瞽
然壽至九十方卒而孝婦死年才二十有九其子朝紳以
文學顯而性孝痛母早歿每對人輒垂涕士君子哀之多
贈以詩文焉

外史氏曰武進吾郡附郭邑也去余邑不及百里余姻婭
多居之過余者輒道鄭氏婦之孝而以不享壽考爲恨嗟
乎孔子云朝聞道夕死可矣夫不聞道活百歲非壽也今
鄭氏婦以孝死是聞道者矣齒之短長烏足論哉

書舍呼童子供役童子以爲郎君也及楮死婦年十八
父母宗族俱死於賊婦匿深山得免然家破亡無所依仗

如日如管亦處見有八能身自見之十下
辰也姑歎曰有婦如此吾無以報但願孫新婦亦如新婦
不願新婦耳後姑病瘳而婦以服勞過竟早卒其姑痛哭
嘆曰賦以率其長聞賦者矣齒之賦是為以備婚日送皆
平亦于云博聞賦父孫河突夫不聞賦部百歲非壽也今
妾賦之賦余昔賦首嘆月賦之率而以不享壽夫賦則賦
伏史凡曰疋賦吾滯州滯邑也去余邑不又百里余賦賦

王孝婦傳

王孝婦高氏四川仁壽人幼貞淑及笄字同里諸生王楷
楷少有膂力善擊劍張獻忠亂蜀率鄉眾與戰沒於陣楷
與婦同年月日生聲音狀貌甚相類婦嘗戲服楷巾衫坐
書舍呼童子供役童子以為郎君也及楷死婦年才十八
父母宗族俱死於賊婦匿深山得免然家破亡無所依或
勸之嫁婦曰此豈好女子所為且吾舅姑俱宦閩世為巴
蜀簪纓豈可自我墮家聲乎乃纏金珠易男子服戎裝佩

劍乘馬作督郵狀冒其夫名竟出蜀關抵荊州賣馬買舟
汎江從鄱陽入閩關抵劍州時舅爲永安令入見舅姑舅
姑以爲兒子來也皆大悅婦恐傷舅姑意僞應之姑問其
婦安在對曰賊殺之矣姑大慟婦亦泣下旣而舅卒於官
閩亂婦奉姑隱山中事之甚孝姑屢病乏醫婦屢割股愈
之乃至兩臂無肉姑欲爲之娶婦婦泣曰我非兒子乃新
婦也姑始悟乃大慟姑死婦哭曰我之不死者以舅姑在
耳今舅姑旣沒尚欲何生旣殮卽縊死於棺側

外史氏曰王氏婦可謂節孝而擅膽畧矣觀其子然一身
走數千里以依舅姑丈夫所不能乃區區一女子能之世
可多觀哉

分明一部絕妙院本但恨結局太慘耳如此婦人固是
奇偉丈夫所不能爲而竟爲之絕不露出本色吾願以
大作編告天下之稱鬚眉男子者

新安心齋張潮

智足以衛其身乃能跋履山川踰越險阻及人見兩尊
人忍痛不言供爲子職舅沒事姑姑歿卽捐軀以殉閨

閨中無是婦名教中亦無是男也讀之令人起敬起畏

新安雲逸吳啟鵬

曾見其人其德其心其行其山川鍾毓劍田其人具其

木并陳書天下之孫孫皆曰吳子書

而夫亦當其

青雲大夫世不貽漢而漢之歸不歸出本色吾願以



陳孝婦

孝婦許氏江陰閩韶里陳永祚妻也性孝數歲母疾嘗終

夜徬徨不寢父命之寢女曰母疾篤兒心碎矣安能寢父

奇之既長貞靜沉默言笑不苟及笄字永祚以孝順稱姑

暴稍不如旨輒撻之流血婦婉容愉色下氣怡聲順承之

姑終不悅也姑有疾婦終夜不寢侍立榻前雖漏盡一呼

輒應經旬累月未嘗或倦姑躁病久必發狂狂則必撻婦

動以百數婦輒跪受每病一發婦非頭顱破則肩背腫或

面目青紫人見之多爲不平婦曰姑病耳非病肯若是哉
進湯藥稍不合姑輒大怒令婦長跽牀頭不命起不敢起
姑待婦最厲終姑世婦當其前未嘗或一坐罵詈箠楚未
嘗一日間飲食未嘗一日飽體膚未嘗一日完然其事姑
也每夜必三更乃寢鷄一鳴則起盥沐櫛髮伺姑於寢門
外矣年三十六以產卒
外史氏曰孝婦遭姑楚有鐵石人所難堪者而彼竟甘之
如飴絕無幾微怨辭此讀書明理君子所難能者也然竟
以早卒嗚呼悲哉

李孝婦失其氏儀真人幼端淑性孝善事父母年十五歸
於李李力田婦能佐夫耕舅早卒事孀姑極其婉順姑有
心疾每病劇輒死去半日乃甦一月間嘗發數次每發必
三四日夜乃少間間一二日復病婦叩頭流血捨地呼天
請以身代乃至欲殺欲割終不得愈每方外人過婦輒予
之齋再拜求其善方而方外人多俯悅不經雖得方以百

進湯藥稍不合姑輒大怒令婦長跼牀頭不命起不致起
姑待婦最厲終姑世婦當其前未嘗或一坐罵詈箠楚未
嘗一日間飲食未嘗一日飽體膚未嘗十日完然其事姑
也每夜必三更乃寢鷄一鳴則起盥沐櫛髮伺姑於寢門
外矣年三十六以是卒

外史氏曰孝婦遭姑楚有鐵石人所難堪者而彼竟甘之
以早卒與平悲時辭此讀書明理君子所難能者也然竟

而卒李孝婦傳凡吳州諸縣俱有李孝婦傳其言高貴也其言

李孝婦失其氏儀真人幼端淑性孝善事父母年十五歸
於李李力田婦能佐夫耕舅早卒事孀姑極其婉順姑有
心疾每病劇輒死去半日乃甦一月間嘗發數次每發必
三四日夜乃少間間一二日復病婦叩頭流血搶地呼天
請以身代乃至欲殺欲割終不得愈每方外人過婦輒予
之齋再拜求其善方而方外人多倘悅不經雖得方以百
數卒不効婦以是益憂之他日夫耘於田而姑忽病發呻

吟輾轉牀第間婦心如刀刺突有一黃冠客造其廬求食
婦曰食易耳奈吾姑病劇何黃冠曰若姑何疾吾能治之
婦大喜歛衽再拜告以故遂治餐食之黃冠曰是疾易療
耳然非活人肝不可也婦益喜卽持刀剖胸剖肝與之黃
冠卽雜以他藥令烹之進姑姑食畢而脫然無恙矣婦以
創故昏仆於地黃冠驚而走日昃夫怪其不來餉也馳歸
知婦割肝急市藥敷之數日而創合後婦年九十餘無疾
而卒其後有吳氏吳氏者秦州安豐亭民魯高妻也舅病
篤夫亦病婦引刀刺股肉爲羹雜糜以進舅舅食卽愈而
婦以刃利切骨流血四十二日而卒里人哀之能盡道及

孝哉婦也惟知愈舅姑疾而忘體膚之楚推其
心自足感天地格鬼神矣然李以壽考而吳卒以創死殆

亦有幸不幸耶於床常經旬不交睫一呼必應他日古語謂

婦捨地呼天禱北斗

求良方皆不

婦曰食易

婦大喜歛衽再拜

有幸不幸非用不可也婦益喜即持刀剖胸割取

心自毀淑天此俗民輒突然幸以壽壽而吳卒以陰

淑以及味以骨流血四十二日而卒里人哀之十餘無疾

蕭夫衣祿誠得氏陳歟肉蒸美蘇製以養其食咽愈而

周孝婦傳

周孝婦黃氏陝西三原人也性孝垂髫事孀母能盡道及

笄字同邑周讓侯以恭順稱讓侯家貧遠館涇陽常經年

不歸婦力績以奉養姑姑老有駒疾每駒必數日夕婦每

夜必擁姑坐於床常經旬不交睫一呼必應他日姑病劇

婦搶地呼天禱北斗請以身代不愈婦心如刺倩鄰姬遍

求良方皆不効聞城西郭某良醫也然驕貴不易致婦卑

辭頓首於鄰叟求往延之既至視脉曰不可治矣如糞苦

尚有一綫也婦卽嘗之味苦大喜以告郭曰非牛黃不効
時黃價八十值小民家不易得婦盡脫簪珥及嫁時衣具
筭十值畀郭易黃食之不効婦親詣郭頓首於其門求再
一視郭固拒不往婦涕泣以歸無他策惟稽顙竈神求代
姑死病益劇僅一息矣婦乃操刀割股作羹以進姑食已
病少甦婦復割以進病漸間婦大喜再割進之病遂愈然
婦以三重創故又兩月餘不寐竟病數月而死年十七
外史氏曰觀孝婦之皇皇欲求姑生可謂真且摯矣乃三
割股卒至重創而死孝之至矣

閱之令人垂涕賴有佳傳以傳千古亦此婦之大幸也
新安心齋張潮

蚊嗜饑膚人尚不耐三割股以愈姑疾寧復計有其身
此千古之奇孝也如郭醫者驕貴不易致至則故難其
詞令出嫁衣以償藥值胃和扁之名爲盜跖之行天不
死郭醫而死孝婦茫茫閻闔真不可測矣
新安雲逸吳

啓鵬

陸孝女傳

陸孝女江陰由里山人前朝萬曆間坐虎皮講周易瓊臺先生之族孫女也性孝七八歲卽知溫清之義及笄許字同里陳氏子未結縭值鼎革大兵圍城遊騎畧山中入其家父兄持戈與鬪格殺數十餘騎騎士怒併力攻殺其父兄其母揮大斧奮勇斬三騎士爲亂箭射死騎士見女美且艷欲污之女從容告曰母倉忙也妾願從將軍行騎士大悅挾之歸抵壘置酒邀同人痛飲喜得女也盡酣乃散

騎士將就寢呼女女復從容告曰母倉忙也姑少待騎士先就枕以醉故卽斲然女乃抽其利刃斷其頭驚隣幕士倒屣來視甫入女卽揮刃斬之益驚衆皆來視倉卒不知所爲不及備女揮刃連傷五六人一軍皆驚疑爲劫營者大呼自相殘殺至夜半女卽自剄而死年十八

外史氏曰鼎革之際予邑以抗命故城中十六萬人皆授首女子投井投河自剄自經及舉火自焚死者不可勝數陸氏以孱弱女子當戈戟擾攘時不動聲色從容不迫爲父母兄報讐以死可謂孝且烈矣

許孝婦陳氏山西平陽人幼有淑德讀書通女孝經列女傳諸書及笄適同郡許綱諸生也以力學故得疾結禰未

外史氏曰梁革之際子昆以抗命故城中十六萬人皆
授首女子投井投河自到自經及舉火自焚死者不可勝
數父母兄弟避讐以及瓦礫者且慙矣不動聲色從容不迫

許孝婦傳

許孝婦陳氏山西平陽人幼有淑德讀書通女孝經列女
傳諸書及笄適同郡許綱諸生也以力學故得疾結禱未
一歲而卒無嗣別無昆季遺產數千金族人名寧者富而
暴垂涎之屢請其舅求爲嗣舅曰吾自有嫡族不許寧怒
袖大鐵錘擊殺其舅其姑訟於官寧賂官置於獄瘦死婦
大恚欲與寧甘心而未得間也乃謀於族得應立子方十
歲寧又密使人鳩殺之婦乃重賄購一刃利可斷鐵藏於

室佯謂人曰吾昔悞聽人言不立寧而立他子寧合爲吾子但吾少而寧長不可稱母子寧盡使二孫事吾彼別居以掌吾財可耳寧聞之大喜果使二子來事婦愛若已出久之寧不疑過其家索文薄婦盡出與之且飲之酒盡酣而去他日婦誕辰置酒大會宗族閉其二子於室婦懷刃出堂上立斷寧頭入斃二子於室自詣吏寧嗣絕吏盡斷其產歸婦爲擇應立者爲後奉婦終老

外史氏曰古來節烈婦人多矣未有若許氏婦能爲舅姑報讐從容手刃讐人于樽俎間可謂孝且勇矣

李孝女傳

李孝女江寧鄉人父某賈人也積貲數千金往來販貨江
上有年矣他日載金汎舟至無爲州貿易爲大盜截於江
殺而盡奪之訃聞女號慟呼天曰妾無兄弟願天佐妾報
父讐母亦以哭父死旣葬女遂渡江至無爲訟於官盜聞
之厚賂津要以勢壓州牧竟寢其事女忿之欲自殺於州
庭夜夢其父告曰殺我者越人陳耀祖及其僕張智滕璣
萬啟也可往北城訪之明日往訪果有其人以貲爲郎交

結津要守令直奴隸耳女思不能敵乃薙髮易男子服變
姓名密令冶人鑄一利刃伏衣襟中求備盜家甚勤慎久
之盜愛焉乃得入臥室見故父所用器皿具在傷心慘目
輒咽淚不止又度力弱不得聞不敢輕舉至除夕盜與僕
痛飲皆大醉女乃出刃殺張智滕璣萬啟方入室殺耀祖
驚其妻拒門大呼不得入耀祖獲免明日自詣獄陳狀有
司終患諱盜之爵不直其事女乃自殺年十九
外史氏曰孝女爲父報讐巨魁雖漏網然已殺三盜矣嗚
呼賢於男子遠哉

孫孝婦傳

孝婦淮安府順治甲午舉人潘取臨女高郵州丁酉孝廉
孫弓安妻也幼讀書通大義事二親能以道及笄歸弓安
以恭順稱姑早卒奉事其舅如事父姻婭皆稱之曰孝舅
宗彞丁亥進士以薊州副使告歸性耿介尚氣節居鄉勇
於爲義然疾惡太嚴以是小人多惡之時治河諸吏多侵
蝕工帑派役里民間閭多苦累宗彞輒走白當事羣吏多
斲之會當事以淮黃木洩注秦郵湖高寶興泰民慮有魚

驚患皆譁宗彝又持論不可小人乘隙遂造蜚語中傷當
事悞聽置之獄婦脫簪珥貨救奩賂胥吏以求脫其舅不
可得乃棄鉛華卧苦塊捨地呼天稽顙北辰以求脫其舅
又不可得遂屏腥食長齋繡佛刺舌血書金剛經如十卷
以求脫其舅終不可得郵人素德宗彝又感婦孝父老子
弟數千人及諸生數百輩走當事號泣呼天叩頭流血以
求脫其舅又不可得而卒於獄婦號呼悲痛不食者累日
又三年喪哭甚哀後當事聞之感悟深自悔欲提殺讒者
以謝而未果云

外史氏曰世之男子惑婦人不能善事父母者多矣至婦
人以孝舅姑稱尤難屈指孫氏婦當舅被難自媿不能效
緹縈上書天子前以雪舅冤乃至欲生不得欲死不得轉
輾呼天求天而天不應不得已刺血書經以希一誠之格
而天究不可問然其心良苦誠爲古昔鮮見者矣良由

今天子以孝治天下故閭門之內皆能以孝自勵語云道之
以德四海胥化誠然乎哉誠然乎哉

辨平天未天而天不孰不辨曰陳血書豨以赤一婦之發
 縣縣土書天十前以重員或改至浴坐不辨浴或不辨轉
 人以奉員故縣大縣風計新乃敵當員婦難自賊不誰效
 小史及國世之果于慈婦人不誰善事父母沐受矣至誠
 以備而未果云

張孝女傳

張孝女陝西鎮原人性孝善事父母父某為讎家所殺女
 有三弟皆幼不能報即毅然走訟之令令受讎家賄不直
 其事女走愬郡守下其狀於令值李賊圍郡城令又寢之
 既而郡城陷令降賊為賊郡司馬新令至女又訟之讎家
 又賄新令寢其事竟不得白明年李賊陷燕京未幾我
 朝定鼎王師追賊至陝女聞大兵至即薙髮易衣冠詣師中

投軍帥偉其貌試之弓馬皆中式授為忠顯校令率五百

人先驅女得賞賜盡給諸軍軍士大悅皆願爲死既定西
安女言於帥曰鎮原臣里也道路山川素所熟察請帥一
軍往畧之帥允之陞爲武毅將軍女乃率士抵鎮原貪令
開門降卽圍讎家無老少皆斬持其頭泣祭父塚畢歸拜
其母曰兒之僞男從戎者爲父讎也今讎已復吾志已足
如反教字人誰其信我乃自殺年十九國人哀之爲之立
孝女祠以春秋焉

外史氏曰此天下奇男子也孰謂巾幗哉觀其一死自明

有戰國烈士之風焉噫偉矣

黃孝婦傳

黃孝婦蔣氏河南真陽人數歲卽能孝事二親垂髮里中卽有女孝子之稱蓋母病篤曾割股以愈之也及笄歸同邑黃氏子尤能孝事舅姑婉容愉色怡然一孝子焉敬其姑特至姑長病三年婦事左右未嘗一交睫至漏盡呼無不應凡六割股病始小愈姑憐之慰婦曰新婦侍我病久矣未嘗一就枕焉卽鐵鑄者亦當銷滅况血肉軀乎今我少間盍少息也婦對曰新婦慣之矣昨見姑稍愈喜欲求

一寐奈目不瞑何姑毋以新婦爲憂也又三年姑病方大
瘳而舅又疾作婦事之如姑舅病三年乃卒婦哭之慟姑
慰之曰汝九年不寢矣吾觀汝容色雖未憔悴而精神則
索然矣若不自保豈能久乎是欲速我死也婦乃稍解未
幾姑又以疾卒婦晝夜號泣至失聲而病不起矣計婦年
十九臘月而嫁明年正月而姑病繼之以舅共九載未嘗
與大有枕席之歡而死無出年二十有八一
外史氏曰嗟乎嗟乎孝婦之孝古今人所不能也九年不
寐真鐵漢哉其精神當與天地爭長久矣

吳孝女傳

孝女者歙縣莘墟里國學生吳曙星女也初生母黃卽喪撫於庶母高幼有至性數歲人或言非高出者知母早歿卽呼天號慟每逢春秋祭祀宛轉悲啼旣長繡牕風雨時追念其母往往咽淚吞聲欷歔垂涕事父益謹夙興夜寐朝定夕省無敢或怠嘗曰吾不能生奉母一日悠悠蒼天終恨何極今若不竭力以事椿庭一旦梁頽木壞則兩失之矣何以生於天壤哉於是家人皆稱其能孝而宗族俱

以女孝子呼之及笄字巖鎮郡庠生鄭晉德晉德父乙未
進士名嗣武號有懷登第後卽與妻程偕隱不仕晉德奉
之甚孝婦體夫志事舅姑能盡道舉四子曰衰曰衰曰衰
曰衰俱長而女垂四十矣父年七十有七病墮甚篤水漿
不得下者經旬女侍湯藥晝夜不怠旣而醫者皆曰不治
女捨地呼天稽顙北辰求以身代不得間乃泣禱神祇持
利刃割股肉和藥以進父服卽愈其孝感如此後父卒女
終歲悲哀竟以哭死疾革時孟仲叔三子同日割股而季
以年稚未能媵妾任亦同日割股人以爲孝德之感云郡
守張登舉通判鄢翼明皆以女中曾閔旌之載入邑乘
外史氏曰人少則慕父母旣長爲外物移則衰吳氏女年
四十父病則割股以療父沒則悲泣以死嗚呼有終身之
慕矣

女子以身殉父亘古希有得畱溪先生此傳與天地同

長久矣

揚子慎言茅昧

吳郡人父

其子以傳國交

慕宋

四十父

快莫

學

以

羅孝婦傳

孝婦歙縣前明經授推官吳鼎女南昌縣官生授知縣羅

光怵妻也幼有淑德事父母能盡道數歲即通詩書大義

祖應蛟前鴻臚丞國變後父子隱居揚州以俠聞四方賢

豪多歸之順治甲午光怵父少詹憲汝棄官僑寓江寧過

江都得交應蛟知其女孫賢遂締婚年十六歸光怵以恭

順稱尤能善事舅姑姑劉恭人絕愛之如己產嘗顧左右

歎曰此吾家賢婦也惜神氣差薄不永祿耳庚子姑病親

治湯藥晝夜侍左右歷數月罔怠及篤卽焚香禱天願減
年以增姑算不瘥輒割股肉雜藥以進姑飲覺甘香殊他
味病爲少間當溽暑不數日而創自合若有神佑也辛亥
聞舅疾於故里卽齋禱天地祈益算及舅姑歿三年喪無
日不哭極哀也鄰里爲之垂涕孝婦舉男子子四女子子
四男子子皆歿孝婦痛其子而歿年三十有九
外史氏曰婦道難矣令之世求其善事舅姑者指不可多
屈羅安人割股以療姑疾禱天求益舅算余亦偶聞之耳
可謂善人矣何乃竟不克以老壽終耶豈天之報施善人
當如是者耶

雷溪外傳卷十五

史豐女

江陰陳鼎定九稿

目錄

貞烈部

陳烈女

崔烈女

高烈女

杜烈女

吳烈女

方烈女

河南王烈女

曹貞女

宋貞女

夏貞女

安豐女

李貞女

胡貞女

莊貞女

徐貞女

阮貞女

王烈女

池烈女

汪氏雙貞女

留溪外傳卷十五 貞烈部

陳烈女傳

陳烈女名冬青和州人也幼聰慧八歲通列女傳女孝經

諸書每讀節烈故事即感愴流涕慨慕不已家人即識其

他日必能以節烈著也及長許字同邑黃某未歸而黃某

以疾卒冬青哀慟不欲生請奔喪父母不許久之欲以女

他適冬青聞之泣告曰願往省舅姑了兒心事則可矣又

不許乃以死固請許之於是遂縞衣裳以往泣拜堂上請就舍願事舅姑以終老舅姑不可乃作書辭父母曰竊聞婦道從一而終故一與之盟終身不改昔之貞女烈婦比比皆然是以千載之下猶能爲父母榮也兒生不辰痛壻早歿雖未奉其帚於生前然媒妁將命父母許之六禮旣成久矣爲黃氏婦矣奈何壻死而有他心焉此兒之恥也終身不改之謂何兒不死辱父母重矣兒今日願從壻於地下以爲黃氏鬼幸毋以兒爲念也乘間竟縊死與夫同穴焉

外史氏曰烈女輕生重義不辱父母矣或曰女未廟見不得稱婦冬青可以無死嗚呼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如以未委贄而藉曰非吾君也可乎

崔烈女傳

崔烈女者秦州富安亭民崔健玉女也幼失母事後母能盡道許字同里王嘉誨嘉誨任俠好客家千金悉揮散貧不能娶烈女兄弟四人三弟皆幼父病析產授烈女田爲奩資既卒二伯暴垂涎之百計困三孤及烈女去烈女可盡吞其產也而嘉誨又無力迎二伯因使人諷烈女他適不聽竟以烈女改許富兒納其重幣迎有日矣烈女聞之泣告後母曰王氏之婚先人許之奈何先人肉未寒而伯

氏利吾財欲棄先人盟傷先人心於地下兒誓一死不負
王氏約乃伏利刃于衣襟曰敢有言他者吾擽與之俱死
富兒聞之懼不敢來迎烈女乃密遣老嫗言于姑曰伯氏
無良欲棄宿約兒知夫子貧敢以貲相助幸毋緩也嘉誨
因擇吉親迎二伯知之恚撫他事訟嘉誨於州嘉誨奔愬
郡守二伯乘嘉誨在官謬謂所許富兒曰婚已毀可急來
迎烈女聞之遂投繯死年二十四

外史氏曰今之讀詩書者動以禮義自許及其趨利也如
鶩先儒云與之一錢卽亂况富貴乎崔氏守從一之義不

以貧富易志甘心世處賢於讀詩書者遠矣二卽擅儀容

性端莊言笑不苟里中每有春秋社會之聚鄰家姊妹莫

不明妝艷服趨觀恐後女則閉戶紡績未嘗履闥一窺於

是閭巷老幼男女皆目之爲迂號曰迂夫子姑娘又曰腐

市中阿奴不二年迂夫子姑娘之名腐

於一也

高族

無良欲棄宿約兒知夫子貧敢以貲相助幸毋緩也嘉誨
 因擇吉親迎二伯知之恚撫他事訟嘉誨於州嘉誨奔愬
 郡守二伯乘嘉誨在官謬謂所許富兒曰婚已毀可急來
 迎貧富具志壯欲綴孤寶其齋書皆歆矣

高烈女傳

烈女江陰鳳凰山世農夫高鳳之女也年十二卽擅儀容
 性端莊言笑不苟里中每有春秋社會之聚鄰家姊妹莫
 不明妝艷服趨觀恐後女則閉戶紡績未嘗履闕一窺於
 是閭巷老幼男女皆目之爲迂號曰迂夫子姑娘又曰腐
 頭巾阿姐不二年迂夫子姑娘之名腐頭巾阿姐之貌共
 聞於一邑求之者卜皆不兆惟南鄙婁人子朱鑲筮吉焉
 時高族有名世勲者世爲狙獯工於諂笑與東山世富翁

見陳某友善富兒愚而不文無以取榮鄉里且累代放利鄉人多怨苦屢侮於土猾世勲爲謀輸粟入太學又令重賄爲其弟聯姻貴族於是富兒出入乘輿張蓋交結官吏聲勢傾一方而莫敢仰視者世勲又爲大言誇駭田夫牧豎曰此子也才取朱紫指顧耳若等善事之母買禍於他日也山中人每見其門冠蓋相望固已搖頭咋舌及聞是言益悚懼而莫之敢撻富兒深德之康熙丁卯例當貢舉乃慫恿富兒輦金赴試資緣科目不得遂偕衆毀榜當事

奏聞

詔下有司捕治富兒懼不敢寧居匿世勲家世勲山居去城邑遠且克撫軍門胥吏不敢詰故恃以託焉居久之窺見烈女美而艷欲圖爲繼室世勲乃勒朱家退狀而強委禽焉其父畏勢唯命女聞之不食其母患之倩鄰嫗相勸女曰爲儂語朱郎儂不活矣誓無二心焉母泣曰人盡夫也父一而已若之勢焰夫誰不懼殺人多矣未嘗服刑也兒死爾父亡無日矣哀哉奈何速禍我老特烈女聞之乃食

逾時毀榜事寢擇吉來迎里中姊妹相愛者多泣送之女則欣然登車無戚容觀者怪之阿母哭之慟或謂之曰去貧就富女喜可知也汝奚泣爲鄰嫗亦賤之心鄙其曩者不食之詐女旣抵富兒家下車入室呼世勲曰役夫爾則禽獸其行而盜賊其心夫何使我至於此極哉吾生不能食爾肉願作厲鬼以求爾之魂魄也卒抽衣襟中預伏之利刃自刺而死年十有五歲富兒懼煜其屍投之江中外史氏曰嗚呼高氏女可謂從容就義之賢士大夫矣吾不敢以巾幗目之也觀其強暴侵凌卽以死誓一聞母氏之言慮及其親乃勉飯曲狗心良苦矣迨登輿就道談笑自若不露聲色似若養之有素者至臨難數語凜然千古賢豪也豈田舍翁十五齡女子所能道者哉

死軍士懼進之主帥帥一見大悅納諸幕欲染之英泣告
曰曩妾因母病篤矢志茹素三年今已兩載十月矣倘蒙
寬假以完宿志不然惟願速死耳帥奉母甚孝聞英言潛
然出滄竟諾之既而賊平挾至武昌泊舟江滸乃作絕命
詞十絕句自敘章首內之油囊貯衣間投江而死其敘略
曰洋洋洞庭妾非不能死也恐投之荒煙塗水中無有知
者則二親終不得我存亾矣武昌省會之區楚南賢士大
夫多集於黃鶴白雲間且當貢舉之秋吾郡應試者必多

東人故隱忍至此而死希長者爲妾歸報高堂耳其詞曰
願聽師中唱凱歌幾回腸斷嶺猿多將軍不下搜羅令遮
莫紅妝馬上駝淚痕濕透舊羅衣夢到家鄉身未歸滿目
風濤誰似侶低低遙祝兩靈妃舟師乍轉五溪津載得佳
人泊水濱寄語雙親休滂泣入江猶是女兒身憶昔深居
畫閣時詩書會就涓陽師於今飄泊干戈裏猶夢挑燈讀
楚辭生年十五未簪笄自古紅顏福不齊河伯有心憐薄
命東流逆遶洞庭西泣斷江聲怨亂離永辭鸞鏡缺雙眉

朱門空自聯秦晉死後相逢總不知身雖如葉墜江邊豈
肯隨風逐浪圓萬古不消天地恨幽魂只合化啼鵲滾滾
江濤捲暮空妾心寧與水俱東山川有恨家何在誰爲招
魂魚腹中鬚眉雖愧奇男子立志偏期豪傑儔完潔此身
還碧落江臯一任泣鴛鴦骨肉於今嗟已矣承歡惟在夢
中迎貞魂卽向家園去親報高堂已不生旣死逆流六十
餘里至荆口驛土人撈屍得其詩遍傳南國讀者無不垂
涕焉

顧季蔡吳興歸安顧漢爲之女也母姚素工詩季姊妹六
七人皆嫻吟詠許字吳江張九彰九彰善病竟以病死季
悲號欲絕或以未歸爲解季正色曰吾生平坐一几用一
器尚欲終身不易况從一之義敢隕越乎言已復哭哭益
悲家人甚憂之時季居大母喪先夕聞翁將來唁乃檢篋
中詩如干首盡投烈焰中明日蚤起更新衣端坐若有所
待翁至家衆畢出獨乳媪與俱給之他往遂闔戶投繯而
死年十七

錢烈女蘭陵無錫人東林學者錢肅潤女也肅潤字礎日
素以名教自任女方六七歲卽授以列女傳及賀江夏女
訓一過目卽能成誦稍講解便了大義則慨然以節烈自
負告父曰女子生或不遇寧玉折毋瓦完舍一死不足以
見志兒於女訓得之矣父黯奇之許字同里黃生未歸生
卒女聞訃哀痛幾絕卽力請奔喪矢志守節日夕號慟舅
姑憐之委曲勸諭者以百數女終不聽而哭愈哀竟以哭
死年十六與夫合葬於龍山之陰世世
外史氏曰三貞女宛轉一死以明從一之志可謂貞於性
者矣嗟乎舍生取義今之世求諸鬚眉男子所不能得乃
於二三小女子竟得之何男子多昏昏而婦人多昭昭也
哉噫亦可慨矣

姑意亦何難矣

吳烈女傳

烈女新安吳仲儒女也名復貞幼端嚴舉止不苟生母早卒從嫡母養父挾岐黃術遠遊粵楚閩越常經年不歸復貞事嫡母甚謹嫡母愛之逾已出嘗私語姻婭曰吾家復貞好兒子也奉我婉順須臾不見卽忽忽如有失他日出嫁則亾我左右手矣願爲我擇一良婿贅於家以事我夫婦終老不然我暮年何以消遣耶於是姻婭爲之慎擇配歲餘父歸許字同邑程氏子觀鳳觀鳳年少都雅善讀書

工爲文隨父遊會稽還挾重貲渡錢塘遇大盜執父欲殺
觀鳳匍伏叩首號泣請代盜怒投觀鳳江中舍父掠其金
而去訃聞吳母患女有他變秘弗告久之隣母洩之女遂
絕食誓死母與姻婭涕泣勸諭者以百數不聽隣母以其
事由已洩也叩頭流血以請亦不聽舉家皆戒嚴踰五日
女忽笑語飲食如故母度其幼稚固無定識遂懈防閑越
數日母往隣母家女遂閉戶經死年甫十四髮猶未束也
外史氏曰予讀五代史至馮道事四姓十君不禁啞然齒
冷嗟乎使與復貞相對能不愧死乎

方烈女長洲縣山塘人也幼貞淑才情姿出一笑語母早

卒事繼母甚孝吳之俗雖貧家女多濃脂艷粉愛事佳麗
女則荆布釵裙雅素妝束而已然年十三四卽容光動人
窈窕幽閒居然好女子也里中人覩其貌未偶者甚夥卜

總食吾死母與嫗姬涕泣勸諭商以百數不聽際母以其
事由已成也叩頭流血以請亦不聽其家古或成陰惡日
女忽笑謂飲食中故母度其功格因無定議遂悔防賊
數日母在隣母家女遂閉門居九年而十四晏猶未取
令製平史與貞貞既挫銷不測取平姓古不樂嗟然

方烈女傳

方烈女長洲縣山塘人也幼貞淑未嘗妄出一笑語母早
卒事繼母甚孝吳之俗雖貧家女多濃脂艷粉愛事佳麗
女則荆布釵裙雅素妝束而已然年十三四即容光動人
窈窕幽閒居然好女子也里中人艷其貌求偶者甚夥卜
皆不吉惟郡南婁人于某筮之而協遂約婚未幾有富翁
某垂涎女美欲圖為側室乃厚賄媒氏以重利啖其繼母
繼母悅於利乘父遠出竟諾之女知涕泣不食者累日然

猶冀父之卽還也或可以毀而富翁亦慮其父之卽還也
或有他變竟擇吉迺有日矣女呼天啼不止誓死繼母患
之守甚嚴女忽不啼舉措如平時伺繼母稍懈卽疾趨出
投山塘河水死年十五時康熙丙子夏五月望後一日也
郡人哀之爲詩文吊者以萬計
外史氏曰今夏予旅食邗江客有從吳門來者甚言烈女
烈狀繼母迫之甚女惟涕泣矢死繼母又倩長舌姬數輩
說之百端皆弗聽卒以死死三日當盛夏顏色如生畧無
惡臭嗟乎若烈女者雖千百年後白骨猶香豈直三日也
哉

王烈女傳

王烈女河南祥符縣人幼貞淑能以禮自持許字同里于氏子年十七于氏子歿女聞之號慟欲奔赴父母難之強而後可既至撫棺痛哭舅姑力勸乃已遂留侍二老期年大祥卽閉戶自經死死之夕有白氣遶室照耀如晝俄有星隕事聞旌其閭中廬李相國容齋作十絕句以弔其詞曰三生緣重一生輕最訝無情反過情拜罷姑嫜成婦禮此身誰道未分明鄰并東西各玉津羅幃久別縶幃親

可憐日日生芻供猶是梁家舉案人不是于歸豈大歸磨
筭心遂結禱違孤棲黃鵠猶無意肯學流鶯乳燕飛憔悴
春華玉筯痕闌風仗雨幾黃昏翻身笑逐重泉客縱有名
香不返魂一致彭殤總幻緣紅顏含笑白頭憐深閨已作
千秋事不枉藏嬌十七年星隕光沉紀夜分人傳遶室白
氤氳知爲一縷幽貞氣結作金梁五色雲充素瓊華夢裏
妝春風未試已秋霜女貞近傍男青萎落日荒烟哭白楊
兩小蹉跎六禮遲畫眉未倩况齊眉九原若有投金事總
遇秋胡知是誰玉環金梳總無憑寂莫幽宮冷漆燈蝴蝶
翻飛烏鵲杳空臺何處泣青陵四姓歌鐘屬舊家于門高
大感廢車溫綸一紙貞魂慰何必縹緗判五花讀者哀之
外史氏曰或言一女子烏足以關乾象死而星隕其謬也
耶噫是何言哉在天星辰在地河岳皆忠孝節烈之氣所
鍾也天地所重者名節女子能烈則與天地合其德矣烏
得謂之謬哉

曹貞女傳

貞女姓曹氏江陰虞門人許字同邑李善祥年十四善祥卒聞訃哭甚哀卽欲奔喪父母弗許乃剪髮斷指誓不二天又弗許夜半卽自經於室保母救迺甦於是聽其往至則撫棺大慟不食累日欲與俱去姑諭之曰吾兒死命也爾來爾心盡矣爾死是重吾以悲矣女曰姑如許盡夫喪執婦道以終事二人則苟延以活不然願速與夫子同穴耳姑慮變佯諾貞女乃食旣殯母使來迎揮使者去日爲

我謝二老幸自愛母以女爲念也吾父讀書秀才豈不明
一與之盟終身不改之義乎俟服闋吾方歸寧耳今斬焉
衰經之中二老亦奚忍以見我哉使者往復數四終不反
其母自迎者再舅姑力勸之返終不聽遂安於李氏貞女
泣血三年未嘗見齒奉事舅姑極其孝敬晨昏定省婉容
愉色怡然有孝子之狀凡百委順惟恐舅姑或不歡也父
母憐之厚遺其奩贈曰未亡人安事此爲變易之經營生
計貞女操家有則而律已恭儉人皆敬畏十年竟成富室
後舅姑相繼卽世病革時呼家人集告曰是女吾門之節
婦而兼孝子者也事吾夫婦四十二年如一日吾夫婦死
願若等善事之貞女盡喪畢以家財悉授其姪曰汝主之
以供吾老乃獨處一樓足迹不履地者又四十二年年九
十八而卒與夫合葬於砂山之陽

外史氏曰先慈貞女之從孫女也先慈爲予言貞女事
甚詳幼嘗詣貞女教貞女樓居獨坐如神明凜凜可畏二
婢侍竟日不聞欬唾聲諸女孫進謁不命坐不敢坐常侍

立終日貞女侃侃談節烈事爲訓命之反方敢退貞女性
嚴卽三尺童子不許登樓諸子孫請安及親戚問候者皆
於樓下中庭貞女則倚闌慰謝貞女年九十髮如硃砂顏
如渥丹無有衰狀道書曰全其天真者老則髮白轉赤而
形神固信然哉予弱冠時在省外家嘗展拜其墓在荒烟
蔓草之中恐久湮泯因請於玉仁舅氏立碣識之題曰明
故李善祥未婚妻曹氏合葬之墓嗚呼庶其少延久遠哉

宋貞女列傳

宋貞女歙州富資溪上女也年十四許字同邑汪士奎士
奎弱冠從父客嘉興大兵破城而士奎死之女聞訃號痛
不食欲死母流涕勸之勿死女曰欲兒不死當如兒志母
曰第毋捐生罔不聽也女乃食遂私製喪服候壻櫬歸卽
往弔之入門斬焉縗經號哭家人大駭擗踊畢問壻寢安
在婢嫗引以入則踞而不去曰吾願朝於斯夕於斯哭於
斯執婦道於斯終吾身於斯矣汪氏舉家益大駭曰此豈

易言哉力勸之返不聽乃安於汪氏四十餘年而卒其後
又有潘氏者許字邵村張氏子張早卒女年十六矢志終
身不字順治戊戌訛言采宮女於江南民家女年十三以
上者無不嫁潘氏祖謂女曰人情皇皇遍國中無不婚嫁
者矣勢難畱汝盍結褵乎女曰兒終不願他適也無已其
歸張乎祖走告張張難之方躊躇間而女車已抵門矣初
女車行在道患舅姑不納又患祖給已所歸非張也經村
落必停車佇問是張里閭是張廬舍然後入登堂拜其舅
姑執婦道者垂四十年今已五十有四矣
外史氏曰余嘗流覽女史古節烈女子往往遭禍亂流離
顛沛百折而志不少挫卒以完身嗟乎節烈誠良苦矣二
貞女垂髻守志以至白首可與女史諸賢並驅千古也

夏貞女傳

夏貞女端姪貴池夏煌女也許字同邑姜秦齡未嫁而秦齡卒貞女甫十七聞訃毀容痛哭矢志不字願侍舅姑以終婦道父母不許依母氏八載屢強之嫁不可終歸於姜歸之日縞衣出拜而髮已皤然蓋哀痛過而血頓衰也事舅姑至孝躬井日親織紉惟勤且謹立秦齡主於室事之如存又爲立後以續禮祀未幾舅疾篤貞女親嘗湯藥祈天代死居喪蔬水哀瘠服除始茹葷越三載以母病歸省

母歿哀毀絕粒者數日而貞女遂病篤昆季延醫治之曰
予未亡人恨不早從夫子地下何以藥爲速一死吾事畢
矣吾寧肯令醫者按吾臂以捉吾脉耶所嫌者姑春秋高
不獲終事爲不瞑焉耳遂卒年三十與秦齡合殯於船峰
之側郡守喻成龍高其義表其墓曰天植芳貞
外史氏曰余聞貞女誓志守節八年之間父母強之嫁者
以百數而矢志匪石不可轉也終歸夫家以奉舅姑迨母
卒過哀成疾堅却湯藥而以早從夫子地下爲快嗚呼
彼覲顏二姓者何啻天壤之隔哉

無題 安豐民王氏女傳

女泰州安豐亭民王北望女也北望貧恃女紡績常苦不
 給媒因言某室温飽卽女歸不至爲阿翁憂北望諾之遂
 約昏久之乃知所約者爲諸王故家奴子女恚曰人各有
 耦人奴非吾耦也奈何過聽媒氏言而以求温飽故重辱
 我遂以必死自誓其母守之嚴不得死康熙壬申冬民間
 訛言云某國其使曰門松木翁人乎後以無謂故其

朝使且至將采官人於東南吳越間民家女無論妍媸父母

不暇擇配多遣嫁已聘者迎歸於是所約者亦以昏期來
女知之私問其弟曰門外水能溺人乎弟幼無所知乃實
告曰水淺惟某處河溺則不復生也抵夕女故作歡容北
望妻以女且喜不深疑女乘間縫衣裳甚固投弟所指水
深處死

外史氏曰余讀史至平陽公主事扼腕者久之當武帝之
世漢家豈少一賢列侯哉乃區區傾倒於前日之騎奴耶
無過曰將軍尊貴爲爾王女不在溫飽皎然不降其志不
辱其身噫與平陽公主異矣

初婉曲而後決斷豈非丈夫之所難耶

新安心齋張潮
周易授生徒於

家女四歲聞讀書聲過耳輒不念父命之訓以書七歲通
周易學書有衛夫人之妙祖母劉年高目盲不能視女祇
之逾月復明母黃患篤疾女禱天作表奏上帝請以身代
疾遂愈年十三許字淮淪女寢室中庭忽產白芝一莖七

告曰亦汝惟某處河海具不存生也我夕女故作歌容我
望妻以女且喜不深疑女乘間縫衣裳甚固投弟所指亦
深處死

外史氏曰余讀史至平陽公主事虎狼久之當武帝之
世陳曲而外史謂豈非丈夫之飛難耶
前日之騎奴耶
其良與平野公主異矣不在溫飽使然不降其志不

李貞女傳

貞女宜興陳維翰妻也父李枚邑諸生以周易授生徒於
家女四歲聞讀書聲過耳輒不忌父奇之訓以書七歲通
周易學書有衛夫人之妙祖母劉年高目盲不能視女祇
之逾月復明母黃患篤疾女禱天作表奏上帝請以身代
疾遂愈年十三許字維翰女寢室中庭忽產白芝一莖七
日長七尺大如箕有光如月照耀一室夜可不燭而讀也
人皆以為瑞年十五陳氏已約昏期而維翰墮水死訃聞

女卽不食求死母力勸之女曰如欲見生願如兒志母曰
兒欲何爲女曰願歸夫家以終制母諾之女乃衰絰往舅
姑大驚旣入撫棺大慟妯娌勸之再乃已請畱以事舅姑
舅姑不可女曰若是者願從夫子地下矣乃畱之旣葬操
井日勤女紅夙興夜寐以事舅姑三年之喪畢撫伯氏子
爲嗣愛若已出後生孫男七曾孫男二十一玄孫男六十
四卒年九十有九順治丁亥歲也

苦節哉

外史氏曰貞女守志垂百年卒致子孫及百豈非天報其

胡貞女傳

胡貞女荆門州人幼淑慧有至性及長通列女傳及賀江
夏女訓諸書每讀史至忠義節烈故事卽徯徊太息乃至
掩卷垂涕家人皆知其他日必能以奇節著也許字荆州
少司馬張著漢可前之少子未幾以力學故得疾早卒訃
聞女不食求死家人以未結褵爲解女曰一與之盟終身
不改豈指結褵者言乎吾不能以生死二其心也不聽姻
婭集於室從容曲解者以百數又不聽母涕泣以勸女曰

欲兒不死當如兒志母曰第毋死如兒志可也女曰願奔夫喪守志以終身母諾之女明日卽行抵夫家撫棺號痛至失聲婢媪力勸然後休乃拜見舅姑直登夫牀曰吾將生於斯死於斯矣揮從者反止畱一婢供執役舅姑大驚辭不可女泣曰若是者請與夫子同穴於是舅姑惧乃許之竟安於張氏執婦道焉母使使迎之女曰今斬焉縗經之中未可遽歸寧也三年方拜母賜矣母乃止

外史氏曰女子生而願爲之有家未結褵而良人死豈其願哉然能踐一盟不改之義而矢志終天何其烈歟

莊貞女傳

貞女武進縣順治己丑進士莊慎菴有筠之女也幼有至

性事父母能盡道通女訓言笑不苟許字同邑乙未進士

黃長蕩雲史之承諸生某某以攻苦得疾早卒女年十七

聞訃號慟欲死父母固勸之乃解久之其母欲使之嫁女

曰兒嘗奉教古列女矣請死以守從一之義乃剪髮務面

誓志不二母乃已居數年終日默不語母憐之曰爾旣守

貞不字盍歸空王雍染爲尼乎女泣曰嗟乎兒守從一之

義者爲三綱五常也奈何爲異端辱名教哉且尼道污矣
世未有好女子而爲尼者見安敢適從乎遂抑鬱成病卧
牀第者二年垂死謂其母曰已矣兒死矣兒之矢志者爲
黃氏子也今兒死而黃氏子無後目不瞑矣爲兒傳語黃
氏速爲我立後乘兒一息尚存得覩嗣子而甘心焉母乃
使使告黃氏爲擇應繼者子來拜牀下女強起撫其首者
再長吁而逝年二十六與夫合葬焉

外史氏曰女子不幸未結褵而夫喪嫁者多矣父母國人
亦未嘗賤惡之也乃莊氏女夫亾矢志至抑鬱垂死猶殷
殷爲夫立後可不謂貞且賢乎靜沈默有古淑女風旣長
端嚴不苟動止以禮自持事父母以孝年十四許字同邑
馮氏子廷棟故姪姻也廷棟垂髫好讀書以力學故得疾
不起垂死舅姑名女與相見父母不許女曰旣已許馮卽

既見廷棟目

黃氏子也令兒死而黃氏子無後目不瞑矣為兒傳語黃氏速為我立後乘兒一息尚存得親嗣子而甘心焉母乃使使告黃氏為擇應繼者子來拜牀下女強起撫其首者

歟燕夫立於河不謂貞且遺平葬焉亦未嘗類惡之也氏某月丈夫夫志至泚鬱垂淚歔歔

徐貞女傳

徐貞女名純懿定遠人也幼貞靜沉默有古淑女風既長端嚴不苟動止以禮自持事父母以孝年十四許字同邑馮氏子廷棟故姪姻也廷棟垂髫好讀書以力學故得疾不起垂死舅姑召女與相見父母不許女曰既已許馮即為馮氏婦死且不改况生乎固請往乃許之既見廷棟目瞑女哭之慟即矢志守貞舅姑不可女即以死自誓舅姑懼乃可之其奉舅姑以孝聞舅姑歿無所依乃大歸於徐

既而父母又歿遺三幼弟女卽撫之操其家政內外井然
且嚴以持已家人皆望而畏之三弟稍長卽督之學既長
悉爲婚長亮弼次亮彩季亮工俱補博士弟子員後數年
俱以明經貢於

廷貞女卒年九十有六康熙戊午歲也

外史氏曰吾聞貞女智有盜圍其室計劫貞女盡掠其財
貞女開門揖之盡踣筐中菽於地盜趨前悉滑仆屬數死
脫大呼家人逐之盜乃遁噫天下愚婦人多矣
卒不能自保而至失身若貞女守貞撫三幼弟而至成立
由其心有定見不爲外物惑也觀其却盜可知矣

有德有節有才識丈夫中且難之况巾幗乎吾亟欲下

拜矣

新安雲逸吳啟鵬

外傳爲之娶婦生孫焉女不腥食善持家勤女紅十年家
道成又十年稱邑中素封性好施與凡族中貧乏者悉周
濟之待妯娌如同懷持已甚嚴平生無疾言遽色未嘗聞
其有笑聲姻婭慰之曰娘子守貞不字同未亾人良苦矣
然不妨時尋歡笑以遣歲月何窮年戚戚耶女曰某之發
天與之苦也安敢違天而強尋歡笑哉卒不笑自十四夫
亾至七十四而歿未嘗一見齒有終身之慕焉
外史氏曰女子守貞已難更爲撫孤成立創業以贖尤難
之難矣非女中賢豪哉

烈女名美姐山東濟南郡海豐諸生王亮章女也性溫淑
年十四許字同邑李格越四年格以攻苦得疾卒女聞訃
卽閉戶投繯家人覺之奪門解救得甦天父母及父母慰
之再三終不得解乃令婢媪嚴護之女不得聞不能死裁

守貞不字同未亾人良苦矣

其有笑聲媼媪慰之曰娘子守貞不字同未亾人良苦矣然不妨時時歡笑以遣歲月何窮年戚戚耶女曰某之獲天與之苦也安敢違天而強尋歡笑哉卒不笑自十四夫亾至七十四而歿未嘗一見齒有終身之慕焉

王烈女列傳

烈女名美姐山東濟南郡海豐諸生王亮章女也性溫淑年十四許字同邑李格越四年格以攻苦得疾卒女聞計卽閉戶投繯家人覺之奪門解救得甦大父母及父母慰之再三終不得解乃令婢媪嚴護之女不得聞不能死越四十日忽笑語如平時家人以爲解矣遂懈女乘間整衣救夜半倚窗縊死年十七吳烈女者村農吳自立女也名七姐登州招遠人幼許字同里孫管住康熙甲辰春管住

以疾卒女聞計痛哭不輟卽欲衰絰往吊兄沮之不得行
遂棄鉛華屏腥食矢志守貞久之其兄密以許劉姓女知
之卽秉義不更誓欲殉夫兄令家人嚴守之不得間倩姻
婭勸之女僞曰吾從若勸不死矣乃言笑如平日兄信之
秋九月九日兄與嫂俱詣姻家飲女乘間走詣母墓縊樹
而死年十四

伏劍者矣

池烈女傳

池烈女江都人幼失母父老貧且病日爲紙鏹鬻於市兄爲人傭取值以資女佐以女紅家稍給女端莊貞靜以禮自持父兄出日扃戶紡績卽隣嫗亦罕覩其面者旣長許字同里吳氏長子廷望廷望尚武好馳馬試劍從某帥征粵去數年不相聞女戚然迨帥還廷望訖不歸又一年父兄詢之竟失所在蓋歿於陣也女泣曰噫吳大郎死矣生未面郎願相從地下父兄偵其意更相護之不令獨處舅

素無行意欲以女匹其仲子父兄向懾其威不敢強又不
忍對女言乃倩外媪婉告女女忿嗚咽不能出一語終不
得自明也越數日反贗笑容以對父兄父兄以爲可矣竟
懈防皆他出女伺父兄行遠始扃戶復堅扃內戶盡取吳
氏簪珥作新婦粧向父兄榻前再拜復拜其母神主結纓
於牀梁引領就縊亟下曰吳郎在南安忍背之乃南向就
纒纒絕續之再絕復續如是者三乃死年二十有一父兄
還叩戶不應排闥入急救之不復甦矣太學生汪文標烈
烈女率衆往弔聞於有司以貞烈旌之

外史氏曰烈女死在康熙己未之上巳越數日臭從棺出
過其門者皆掩鼻汪生往弔怪之祝曰汝白骨千百年後
猶香者也何爲今日卽爾耶祝已卽不臭噫孰謂死而無

知哉

湯餅執柯約爲婚士服既冠陳羔雁定婚期而疾

賦詩皆他出女伺父兄行遠始局戶復堅封內台
 醉香清山何為今日唱兩瓶瓶已唱不具朝
 斷其門皆皆辨真玉生玉生玉生玉生玉生玉生
 伏史丹曰然文玉玉其照日未之土日越禮日具
 然文率與玉玉中間故育后以貞然其文
 大學生汪文標

汪氏雙貞女傳

汪貞女新安儒士曹士順妻也士順父與貞女父幼同學
 長同遊郡庠又相愛也如同懷既而曹生子汪生女又同
 年月日時兩家姻婭大喜相謂曰此天生佳兒佳婦也遂
 賀兩家湯餅執柯約為婚士順既冠陳羔雁定婚期而疾
 作女入門則士順絕去不復甦女痛哭矢志靡他孝事舅
 姑執婦道者若而年舅姑歿獨居一樓不下階者又若而
 年七十又八歲而卒與夫合葬于天都之陰其族有娣從

父僑居繁昌許字同邑吳氏子爲婦將笄而夫歿女先夕
夢湘神遺之釵釵著貞節二字明旦凶問至女悲曰神啓
我矣貞固吾志願依吾母晨昏以終老母歿女又悲曰親
死安歸母老固未敢以身歸吳也今老母幸以天年終子
當歸骨于吳氏矣旣葬遂歸吳氏獨處一室以女紕自給
不出戶者五十三年而卒壽八十一與吳氏子同穴焉
外史氏曰余讀襄陽杜于皇詠雙貞女詩曰處女終身祇
一天幾迴腸斷夜啼鶻汪家姊妹冰霜節今古鬚眉不值
錢不禁感慨繫之矣

仁和顧貞女傳

貞女浙江仁和縣民顧氏子也小字賽姑幼貞淑不苟言笑既長許字同里費氏子琦未結褵而琦歿女聞訃時向隅涕泣矢志守貞然不敢言也既而父母復許魏氏兒女卽呼天號痛誓爲費氏未亡人父母不欲也康熙丙戌春女同嫗姪埽先鬼塋道墻門或示之曰此汝婿家也女曰然乎曰然女熟視之曰果然遂趨入安焉舅姑勸之反勿聽父母促之再勿聽鄰里鄉黨諸女親力勸之女曰吾固

爲費氏人當爲費氏鬼終勿聽於是里中父老率子弟數百人白其事於攝尹郡別駕勿信令核之他日百姓羣擁署庭稱賽姑堅持勁節狀攝尹遂允貞女乃得依於費氏其事舅姑也孝而勤家人皆大悅無何有姦徒張姓者嗾魏氏兒挾其母訟於縣以穢言讟貞女諸父老復擁數百人爲之稱屈於庭攝尹大怒痛撻姦徒勒其父償費氏聘乃息吁貞女可以終費氏之守乎字賽故貞女不背言外史氏曰曩余道經一郡郡刺史酒人也每升廳事必先酣飲醇醪登座則茫然不知天之高地之厚矣非呵罵屬吏卽鞭笞胥役姦民有利孀婦財迫之嫁而訟於刺史刺史乘醉痛撻孀婦以其產重賞姦民婦因以死上司卒不聞嗟乎主持風教者無人縱有節烈誰爲之厲顧氏女可爲幸矣前數年錢塘孫氏女秀姑許字楊氏子奸人嚴姓欲犯之不從服溇而死撫軍以聞遂辟嚴姓而旌其墓貞女終節可以爲孫氏繼矣

江寧朱貞女傳
貞女江寧郡博士弟子員陳益桂未婚妻縣學生員朱萊
女也萊兄英為江寧名孝廉令山左肥城有異績英子士
履康熙丙子科江南解頭萊兄弟數人皆以文名五男遊
於庠者過半江寧以詩禮世其家者稱朱氏為盛世居城
西芝麻營一里之中絃歌之聲惟出朱氏貞女幼聞父兄
詩禮之教通女孝經諸書大義遂識大節母蚤卒晨夕哭
泣經數年不輟事繼母能盡道及笄許字益桂將婚益桂

江寧朱貞女傳

貞女江寧郡博士弟子員陳益桂未婚妻縣學生員朱萊
女也萊兄英為江寧名孝廉令山左肥城有異績英子士
履康熙丙子科江南解頭萊兄弟數人皆以文名五男遊
於庠者過半江寧以詩禮世其家者稱朱氏為盛世居城
西芝麻營一里之中絃歌之聲惟出朱氏貞女幼聞父兄
詩禮之教通女孝經諸書大義遂識大節母蚤卒晨夕哭
泣經數年不輟事繼母能盡道及笄許字益桂將婚益桂

以攻苦得疾勿克娶貞女聞壻疾每夜禱天以求愈逾二
年益桂歿貞女聞之誓以身殉將風所治奩或焚之或與
之或授之婢妾或貽之姊姊密吞金珥以求死諸嫂力救
得免遂絕食父母泣勸之對曰大人欲兒不死願歸於陳
請以奩易田而爲終老計則或可矣父母諾之乃不死日
請易田以歸陳未能也終三年喪命易服堅辭之聞有異
辭卽不食以求死至今猶麻衣素笄於閨中

外史氏曰朱氏故江南詩禮家也其子弟多閉戶讀孔子
書足不輕入官舍務敦厚崇禮讓或有一二輕薄者舉宗
皆恥之以故子弟多端方孝友今觀貞女從一之志如金
石堅益知其家詩禮之化深也

閩德部

辛姬

趙家姬

年益壯身長女備之舉以身及柴片身有...
 之或授之婢妾或貽之姊妹密吞金珥以求死諸嫂力將
 得免遂絕食父母泣勸之對曰大人欲兒不死願歸於陳
 請以奩易田而為終老計則或可矣父母諾之乃不死日
 吞墜益味其寒指斷之外則出半夜命易服堅辭之聞有皇
 晉溪之以姑子食之蔬之教女令蠶其女以一之志成金
 書以不轉天言金將遠風崇斷藉對首一之轉載昔舉宗

留溪外傳卷十六

江陰 陳 鼎定九 稿

目錄

閻德部人

辛姬派

趙家姬人

葉夫人

岑太君

蕭震妻

咎孺人

遠山夫人

邵飛飛

卓夫人

長沙女子

雲鬪妓

太原妓

李家婢

徐氏婦

朱氏婦

毛女

留溪外傳卷十六

閩德部

江陰 陳 鼎定九 稿

辛嫗傳

辛嫗者江都死難諸生韓文適家僕婦也姓董氏世居斑竹里崇禎末歲凶力食於韓性忠慤不憚勞瘁事無巨細必求其當文適夫婦甚重之嘗曰他日有緩急是嫗可倚藉也歲乙酉揚州破文適父子死之妻蕭氏以三歲孤魏託嫗而後偕長女縊死時城中火四起殺人壅街市嫗抱

兒雜死人中晝以竹尺許柱死屍伏兒於屍下祝曰天不絕韓氏兒勿啼兒果屏息不出聲初蕭氏好潔嘗漚麥粉爲衣漿者盈壘謂嫗曰遇有急此粉亦可療饑至是嫗以粉匿衣襟中詐死人偃臥羣屍旁乘間嚼粉飼兒凡三日兒得不死亂少定潛行至江滸傭工以活兒歲餘文適之友高紫峰者知孤在求歸撫之至十餘歲未嘗離嫗懷抱每對孤述其父母生平輒嗚咽涕泣不休及孤長糊口四方嫗亦歸其子追思文適夫婦并念孤未成家日夜號泣鄰人苦之嫗語其子曰吾無所事願牧牛卽牽牛之野伏田塍下仰天大哭嗚嗚不絕行道人与耕者聞之無不垂涕曰此辛家老嫗哭其故主也自是野哭以爲常孤歸復走京師期六月反嫗居城西女家每食畢卽立市中望孤遇策蹇者輒迎謂曰汝歸來乎吾望汝久矣市中人不知所爲皆愕然及孤聘妻嫗大喜曰今年得覩新婦矣旣而病且篤歎曰吾其已乎乃肩輿詣新婦門熟視婦泣曰婆子病且死不及見爾夫婦之好矣歷告其患難故且曰善

事夫子母效世俗慢易良人也婦敬謝之歸未幾卒年八十三遺命葬於韓氏祖隴之側請葬於韓氏祖隴之側外史氏曰可以託六尺之孤曾子則以君子歸之辛嫗以龍鐘老婦負三歲孤走戈戟中當萬死一生之際而委曲保全以成之嗚呼亦女中之君子矣

趙家嫗傳
趙家嫗失其姓氏江陰諸生趙某家老嫗也為趙氏世僕其先十餘代皆能忠事趙氏趙氏見嫗之淳朴亦不以奴婢視之皆呼曰老姥歲乙酉大兵圍邑城城垂破嫗泣謂主人主母曰城破無少長皆斬矣相公與娘子當早自為計毋被刃也三歲小郎君婢能保之以延趙氏脉雖肝腦塗地決不負君家累世恩也於是趙夫婦同三男二女闔戶自焚嫗即負其幼男出抵城隍廟伏空棺中凡七日夜

趙家嫗傳

亂定乃出初嫗預藏炒麵數升衣間坐棺中餉兒故得活
既出遂走東鄉乞食於周莊華墅兩鄉堡凡六年兒大乃
還城中詢趙氏親族得趙氏弟於石橋走告孤在弟乃收
字之年十五猶與嫗同卧起後娶婦生男七人孫男十九
人曾孫男數十人皆以祖事嫗至康熙十五年九十六
而卒葬于趙氏祖壟之側春秋祭掃謂之義母塚不以姓
外史氏曰鼎革之際吾邑獨以抗命故受戮趙氏全家
焚死存此呱呱三歲孤藉嫗艱辛撫字得成立今子孫垂
百皆其一人賜也嗚呼豈不難哉

葉夫人無錫葉提學之妻也失其氏并失傳提學之名及
何科進士居石幢鄉父老言其故明時兩任提學副使致
歸載竹箱數籠夫人方與婢磨麪聞提學歸亟命婢灑
掃家廟及見箱籠卽艱然呼婢勿往仍磨麪如故提學訝
曰別經數載今始歸來何漠然不顧耶夫人曰非也吾

趙氏親族得趙氏弟於石橋走告孤在弟乃收
字之年十五猶與嫗同卧起後娶婦生男七人孫男十九
人曾孫男數十人皆以祖事嫗至康熙十五年九十六
而卒葬于趙氏祖壟之側春秋祭掃謂之義母塚

外史氏曰鼎革之際吾邑獨以抗
命故受戮趙氏全家
臣菴其此八顯也戲稱不難持撫字得成立今子孫垂

葉夫人傳

葉夫人無錫葉提學之妻也失其氏并失傳提學之名及
何科進士居石幢鄉父老言其故明時兩任提學副使致
仕歸載竹箱數簍夫人方與婢磨麪聞提學歸亟命婢灑
掃家廟及見箱簍即艷然呼婢勿往仍磨麪如故提學訝
之曰別經數載今始歸來何漠然不顧耶夫人曰非也吾
聞若歸即命婢潔除祠宇俟謁祖畢然後相見今見若纍
纍數箱非宦囊而何朝廷兩以提學命若不清白自矢而

歸有贏餘必扼抑孤寒登進純袴士之受若擯斤者多矣
負朝廷而辱名節不可以對祖宗非吾耦也故輟掃終磨
不欲與若相見耳提學笑曰卿誤矣卿意篋中乃黃白物
耶吾拔雋才惟恐不及愛其文并收其卷攜歸以志不忘
耳卿何疑之過歟且吾歸途費猶不給烏得贏餘哉卽開
篋令視之果皆兩省所得佳士卷也夫人大悅停磨振衣
謁廟治酒歡然偕老終焉

外史氏曰嗚呼葉氏之婦不淫矣能相夫子以義矣吾聞
明之季世以學使爲美差取士不必以文也以金多寡爲
去取耳秩滿報命賂津要陟顯位榮妻妾妻妾驕貴以爲
吾夫婿洵位尊而多金者矣其視葉夫人不過一愚婦人
徒自苦耳何足道哉噫亦可哀也已

昔夫淑節出尊而彰金谷其厥葉夫人不嚴一愚誠人
志取正殊節命親事要則顯立榮妻妾妻妾無貴以爲

岑太君傳

岑太君者明楚藩郡主也幼好兵法有勇婢妾皆佩刀侍
年十五善射穿楊百中又善雙劍能飛斬人頭三十步外
然有柔德對左右未嘗有疾言遽色十七工書法有衛夫
人之逸楚藩絕愛之畱心擇配徧顧羣下無一當者時楚
有岑君方冠以騎射補營幕忠顯校奉帥命入府啟事楚
藩見其器宇不凡遂以郡主字之及流賊犯境勢甚猖獗
太君授岑君野戰法率壯士五百大破之擒賊首鐵棗兒

黃標葫蘆等論功越升副將旣而張憲忠大舉入寇又大
敗之晉銜總戎坐守荆南一帶江左右得不遭賊蹂躪者
預有力也甲申賊復率衆大破荆湘諸郡進圍岑君君乃
嚴督士民守禦太君常授奇計屢出奇兵殺賊或親帥婢
妾數百人佐戰臨陣多所斬獲賊衆畏之堅守八閱月糧
絕援兵不至城破值岑君大病垂斃太君急呼家衆整頓
以帛束岑君親負之率署中男女五百餘人上馬舞雙劍
前導賊見披靡遂突圍出賊或馳逐卽命家衆發預製連
機弩弩一發四十九矢賊皆應弦而倒遂不敢追捷走三
百里乃息驗男婦無一失者蓋素日訓練之精也國亡同
岑君隱居江東後連舉三子長曰巘者弱冠卽能文順治
間請赴科舉太君不許曰前朝之失皆由腐儒咬文嚼字
猾吏侮筆奸法所致爾輩又何可復躡其轍耶不如習弓
矢學刀劍爲國家建實在功業遂授諸子韜畧武藝數
年俱成將材岑君卒買山雲間葬之携諸子家焉卒年七
十餘

外史氏曰岑太君可謂女中良將矣何其訓士之精耶有
明垂三百年專尚八股文字武備不修故賊一呼而堅城
輒平若得將帥如太君者數輩精練甲兵亦可滅賊悲哉
竟無一人也

蕭震妻傳

蕭震妻失其氏福建侯官縣人也震以進士官至太常
臺中時會疏論耿精忠不法後因母老乞休居鄉值精忠
叛逼授諸縉紳偽秩從者甚衆惟李光地彭鵬不屈將次
及震其妻告曰相公爲

朝廷名進士位班列卿官非不尊主恩非不深也今賊負

國爲亂旋見滅亡且與相公有隙必先逼授偽爵以收民
望後必繩以他事而報宿怨與其死賊無寧死國須乘

其偽命未下先自爲決妾願同死乃陳雙練泣請俱升震
曰吾死甚易奈老母何曰相公死義爲太夫人榮如生從
賊貽臭千古爲太夫人辱與其生爲太夫人辱孰若死爲
太夫人榮爲榮爲辱在相公耳何難易之論哉且相公年
紀老大早晚要死何必貪活此數日甘授首於逆賊耶不
聽卒受爲職妻乃大忿曰吾不忍爲賊子婦遂入室自經
後精忠果以誤糧斬震沒其家

外史氏曰烈哉蕭氏婦也其死也非爲要聲譽於鄉黨也
不忍爲賊子婦也使當日士大夫皆如夫人立志不忍爲
賊子臣各率其宗族子弟以死拒賊彼耿氏逆亦何能跳

梁哉

陝西三原縣高祖書王遊學江南愛嶺北大龍山下李
花十里碧澗清流有盤谷之勝遂築室焉貴三生陽陽生
學易萬曆朝癸酉孝廉也今江西金谿有吳俊士人至今
思之學易生文中爲博士弟子員以博洽聞文中生弘祖

賊貽臭千古為太夫人辱與其生為太夫人辱孰若死為
 太夫人榮為榮為辱在相公耳何難易之論哉且相公年
 紀老大早晚要死何必貪活此數日甘受首於逆賊耶不
 樂造受偽職妻乃大忿曰吾不忍為賊子婦遂入室自經
 頰平曰各率其宗戮于余以取壯烈死亦何謂壯烈
 不亦為賊子賊也當當日士大夫皆慨然人立志不為賊

晉書 晉人傳

孺人姓阮氏懷寧縣博士弟子員晉弘祖妻也晉之先世
 居陝西三原自高祖貴三遊學江南愛皖北大龍山下杏
 花十里碧澗清流有盤谷之勝遂築室焉貴三生陽陽生
 學易萬曆朝癸酉孝廉也今江西金谿有異政土人至今
 思之學易生文中為博士弟子員以博洽聞文中生弘祖
 弘祖數歲即舉止如成人文中愛之甚謹為擇配乃得同
 里某郡推官阮士敏女即孺人也幼貞靜沉默寡言笑有

古淑女風甫結褵遭左良玉亂以誅權奸馬自英爲辭自
楚勒兵下金陵前軍抵皖縱士卒焚掠孺人見賊至卽投
家園澗池中賊鈎之起欲劫以行孺人厲聲罵賊奪賊刃
欲自殺賊怒揮刃連斫體無完膚孺人死去賊意孺人不
復生遂棄之半日孺人甦先是暈死中若有人言廊西有
火可燒敗絮灰填創處且床頂板出可免旣甦果見西廊
敗絮委地負傷就火焚填之至夜半血流少止匍匐至牀
前欲登頂板不得以創重故復暈死覺有二童子挾之而
登旦賊復來盡搜所劫餘竟不及牀頂孺人得免賊退城
中數日無人跡孺人渴思飲晝猶不敢下每至夜分求水
則惟三童子上下焉後家人至從牀頂得孺人昇之山中
得不死其事夫子以恭順稱奉舅姑能盡道亂離後家貧
孺人勤織紉操井日篝燈佐讀以是弘祖年少博學爲名
諸生孺人卒年七十餘廿八險收命以五珠泚卒於干
外史氏曰吾聞孺人有婦德能以義方訓其子長茹芝仲
茹穎皆有文行孝事孺人孺人性嗜鮮鯽山中不產二子

遠求以奉之及孺人卒二子終身不食有曾子不忍食羊
棗之風焉嗟乎亂離之時大江南北紅顏女子含笑馬上
行者不知其幾乃孺人甘刀劍如飴竟以死拒賊卒免于
辱宜乎有孝子之報也

余晤答仲子省雪暨孝廉阮無忝知答舅而阮甥阮之

母答氏也今答母又為阮氏其殆世為婚姻者耶今省

中雪捷北闈答孺人益當含笑矣

新安心齋張潮

登余與長君抱雪次君省雪交稔知孺人當年堅節足與

皎日爭光當事旌為生烈載邑誌今得留溪此傳孺人

更不朽矣

錢塘鹿墟卓爾堪

遠山夫人傳

遠山夫人朱中楣江西南昌人前朝宗室女也幼淑慧數

歲卽通女孝經女訓女誡女史諸書垂髫玉吟詠有謝道

韞風性孝父先卒痛哭不食者累日夕事母克盡子職及

笄歸吉水李元鼎以恭順稱元鼎前進士官郎曹甲申闖

賊李自成肆逆犯闕三月十九日莊烈皇帝殉宗社京師

陷旣而我入不於營行賦謝山中雜詩稱于文次與我

朝定鼎起用前朝諸臣元鼎應稱曰妾身自吳越歸文蓋

詔出中楣沮之不得乃贈之以詩曰妾身自是裙釵女羞把

蛾眉別画人不欲偕行願獨處山中緝繡課子及元鼎拜

少司馬

如報與出關三月十六日孫恩皇帝威宗劫京

誥封中楣夫人然中楣甘荆布不事濃華惟朝夕吟詠自娛

而已有詩集若干卷行世年六十餘卒其弟可中狂士也

作詩哭之曰有淚未傾聶政弟夫人猶愧昔時封可稱難

况難弟矣

宋中書出西南昌人補博宗室文出必必

外史氏曰吾讀夫人贈司馬出山詩與今日捉將官裏去

這翻斷送老頭皮之句金傳矣

邵飛飛傳

邵飛飛者字扶搖三山西湖女子也幼孤其季父授村童
句讀飛飛隔牆聞讀書聲過耳輒成誦七歲遍記學庸論
孟毛詩常闇誦於室季父奇之教之識字一日了然稍講
卽通大義垂髫以才貌聞里中求之者阿母皆不許蓋欲
售顯者以圖富貴也聞寇伏誅姚憂菴總督關南幕員有
羅密者道經其居見飛飛浣衣湖畔艷羨不已復廉知能
文遂殫力圖之乃託辭繼室以千金餽母又厚賄其季父

即歸之居五載秩滿還
 京師其婦悍妒且虐不能容遂
 以飛飛配閤人乃作薄命詞二十絕句燕臺詞十絕句以
 寄其母而死其薄命詞曰誰憐青鬢誰飄蓬馬上琵琶曲
 又終嫁得僮夫雙足健報人佳婿喜萊龍隔斷江山幾萬
 重粉脂零落為誰容如何嫡嫡親生母只愛金錢不愛儂
 停針無語對銀釭心自酸辛淚自雙高壘愁城堅似鐵酒
 兵十萬總難降荻簾日影上遲遲亂宿烏雲不畫眉羨殺

隔河誰氏女金錢閒擲買胭脂鵝鵝比翼兩相依文彩翻
 翻世所稀誰料風濤生洛浦鐵翎又逐野雞飛白雲縹緲

望中迷獨倚蓬窗掩面啼萬里北堂知也否碧梧不是鳳
 凰棲想後思前恨屢加悞人都是浣溪紗既然負却當年
 意何必尋春訪若耶十里西湖憶舊遊而今無復汎輕舟
 自憐磊落看花眼日對烟窗兩淚流積雨污泥盡沒堦行
 行濕透小弓鞋偶思多少侯門女指點青鬟對對排不須
 重賦白頭吟入骨憂煎死易尋贏得芳魂歸去好一坏黃
 土百年心自憐薄命更誰如蘭不當門竟被鋤回首五年

成底事珠圍翠繞夢華胥土砌茅簷撲面塵可憐觸目也
傷神看他赫赫司晨牝也是奴儂一樣人獅子容他吼獨
尊却將儂去配司閻兒郎薄倖真堪恨不記天香枕畔溫
憶昔雙雙倚畫欄名花相對並頭看何期棄置同秋葉忍
使琵琶別調彈淡淡春衫嫋嫋腰菱花自對亦魂消如何
剛狠河東性相見雖憐竟不饒五載紅妝窄袖輕人人都
道妾傾城郎情底事秋雲薄莫訝青樓日送迎挑燈含淚
看雲箋萬里緘封報可憐爲問生身親血母賣兒還剩幾
多錢無端昔日慕金夫也是貪痴女子愚寄語故園諸姊
妹釵荆裙布自堪娛自悔當初博望高今成明月水中撈
風箏本是隨風性莫怪絲絲線不牢無奈鳴鳩居鵲巢啄

將紅蓋出林梢堪憐薄命愁如織却與詩人作解嘲其燕
臺詞曰袴褪郎當短短衫高籠頭髻更巉巖教奴依樣常
妝束滿漢平分道不凡摩挲雙眼蹙雙蛾掩面呼天怎奈
何俗子不知人意懶挨肩的的唱秧歌柳色青青詠漢南
樹猶如此我何堪輸他隣婦無思慮碗大葵花滿髻簪怪

聲狙獠嘑多般反道奴奴缺舌蠻悵望夕陽芳樹外嬌鶯
嘹唳語家山炎天斗室穢難聞燒酒生葱盡日熏記得故
園風景好白羅衫襯石榴裙豕圈雞栖暑氣熏喲喲滿屋
鬧青蠅有人水閣珠簾裏猶說今朝熱不勝蜀魄啼殘不
忍聽斷腸最是雨淋鈴劈蘭老米鍋焦飯南國佳人幾慣
經秋宵偏厭酒人狂雨怨雲愁總斷腸一枕正成鄉曲夢
門前又喚賣甜漿驟車陣陣響如雷門外風吹百尺灰可
惜青葱織似玉日生爐火簇烟煤北地風高朔雪寒滿天
飛絮壓重簷炕頭不是尋常火馬糞如香細細添兵三十
絕句所親得其詩於母氏遍以示人讀者莫不憐之氏言
外史氏曰紅顏薄命自古而然况有才乎才者造物之所
忌也丈夫擅之且猶不可况女子哉况女子而又使之不
得其所哉宜其怨之深而言之忿必至於死而後已也余
讀飛飛詩三十一章感慨繫之矣女將軍令副賊帥略地洛

敵賊畏之曰卓將軍易與耳彼女先鋒利害不可當也往
往避去聖嘉其功納爲貳室旣而聖遷督荊州營水軍茅
隆山王二王三者擁衆屢出犯督師者數敗績制府乃調
聖等一十三路軍共攻之山中發弩飛駁奮力死戰諸路
軍俱敗績聖被重創諸將皆失印信損士馬法當斬徐聞
之大驚亟詣軍門請以五百騎擒賊時軍門方憂賊遽召
見與語大奇之如數授以軍徐帥往大戰賊於東山生擒
王三獻俘麾下軍門大悅表授爲一品夫人後與聖致仕
歸隱居岢碭山中

外史氏曰女子稟柔德者也乃夫人儼然偉丈夫操戈當
陣使賊畏而避之惜乎當世不使獨將一軍掃除流賊也

長沙女子傳

長沙女子失其姓氏生而有膂力七八歲時即能隻手擎石曰舞動如飛父兄皆有勇善拳擊及少林梅花鎗試木版一刺而洞五孔以是長沙少年皆從之學武畧問下生徒列三百人各授一技皆精妙絕倫女子聰慧從旁觀諸門人學技一過目亦精妙絕倫父兄絕愛之慎擇配最後有暨陽陳生者來受業弱冠美如冠玉氣槩吞牛挾兩銅鞭重六十觔父大悅即以女許字未結褵而流賊圍長沙

父兄壻帥其徒三百人與賊戰於西郊凡三日夜不怯賊圍之三匝壯其勇以好言招之降父兄壻及其徒三百人皆曰我輩皆良民也豈降賊者乎遂力鬪俱死及攻城城中官吏士大夫皆棄城走女子知城將陷遂密紉衣禪以青布數丈纏其身持戈立城上見父兄壻及門三百人俱歿於陣嘆曰吾安獨生城陷遂奮與賊鬪賊曰汝一女子何能爲女子曰吾將媿天下之爲男子者遂挺戈力戰凡二日夜殺賊數百餘人所向披靡無有當者賊帥大恠呼羣賊發亂矢射死

外史氏曰明末流賊亂湖南士大夫或降或竄無有敢與抗者乃區區一女子義不獨生奮力戰死嗚呼烈哉

雲間妓傳

雲間妓失其姓氏吳門人也能詩善歌工繪事幼本良家子以歲凶故淪落烟花與姊某同擅名吳越間門如市心不樂也無人時嘗相對泣數行下姊曰吾年二十三矣轉盼卽三十若不乘此時跳出樊籠至水窮山盡誰其憐我吾今歲必從良妹其早自爲計妹曰吾亦在旦夕間矣旣而姊果嫁貴公子久之貴公子宴客集諸名妓妹亦與焉姊見召入責之曰爾豈忘夙昔之言耶妹曰妹若欲嫁純

袴兒則早已去矣奈何姊不知我乎乃去時包長明爾庚尚困諸生破屋半間獨居陋巷妓素聞其名微服徑窺之大悅竊計欲以身許未及言而長明以乏食故遠館山左去矣妓乃盡賣簪珥買舟夜遁抵淮購一驢易敝皮冠戎服佩長劍居然五陵年少也達山左知長明在某縉紳家直登其堂請相見長明出告之故長明大喜妓窺主人色異乃呼而告曰若有膽得容吾夫婦吾卽安之不然還我包相公別圖他居耳毋駭異也主人乃畱後長明成進士

名滿天下

外史氏曰豪傑之士阨於塵埃丈夫或未得而識也乃區區一女子竟能識之與藥師之紅拂妓並驅千古矣

太原妓傳

明來山西太原有二妓一名盈盈夫名旦旦皆能歌舞善

琵琶而且且知書法有衛夫人之妙盈盈亦頗識字學於

妹者也二妓生同歲盈盈長旦旦數日耳年十五六名噪

晉趙間然皆懷從良志而且且之志尤卓越必欲得一豪

傑之士而嫁之嘗私語其志於盈盈盈盈曰斯世安得有

豪傑士哉苟有一二豪傑必能起而滅流賊矣吾弟得一

文章士足也時流氛正熾故盈盈感而及此旦旦曰不然

天下之大億兆之衆豈無一二豪傑士哉患在位者不能
識而用之耳苟用之治四海也何有况么麼小醜乎遂相
與物色之數年卒無遇乃相持大慟曰吾二人年十九矣
此時而不遇可意人當斯亂世誰其適從乎未幾而流賊
犯山西大破郡邑困太原太原破賊帥素聞二妓名下令
遍求之三日乃得二妓至命歌以勸酒二妓大罵曰吾輩
雖妓固賤人也然所交者皆士大夫或良士今汝輩賊也
安得辱我遂奪刃自刺而死

外史氏曰烈哉二妓不受賊辱而竟決烈以死可畏哉嗟
喜人而爲賊妓且不屑况其他乎好爲賊者可以自省矣
不苟主母甚嬖之主母生男子子二長三歲次二歲而主
人死明年主母病篤語婢曰奈何主人早逝幸吾在可以
撫二孤今若此旦夕休矣二孤無託惟藉汝汝其撫之四

使長者七歲次者六歲

石賜死且不朽婢泣曰主母勿憂也第自愛

死奉命孤無煩打也又數日

此時而不遇可意人當斯亂世誰其適從乎未幾而流賊
犯山西大破郡邑困太原太原破賊帥素聞二妓名下令
題求之三日乃得二妓至命歌以勸酒二妓大罵曰吾輩
雜妓人而爲相效且不爲其所平致爲相效者何也自昔矣
夜更及旦既婚乃一妓不受相效而竟央然以我何異昔

李家婢傳

吾邑李家有婢名杏芳者失其姓氏美而艷性端莊言笑
不苟主母甚嬖之主母生男子子二長三歲次二歲而主
人死明年主母病篤語婢曰奈何主人早逝幸吾在可以
撫二孤今若此旦夕休矣二孤無託惟藉汝汝其撫之四
年使長者七歲次者六歲可以操七箸汝然後嫁則吾受
若賜死且不朽婢泣曰主母勿憂也第自愛脫不幸婢當
以死奉二孤母煩叮嚀也又數日主母死婢哭甚哀爲之

殮且葬卽撫二孤家貧有田五畝親操耒耕之暇則爲織
紆勤績績然坐必端立必正言不妄發儼然孀發也人望
而畏之不敢稍褻李之宗族感之皆爲之助以是孤得成
立年弱冠矣或諷之嫁婢泣曰吾許先人死且奉孤今二
孤尚未婚敢食言乎又數年家小康爲二孤娶婦或又諷
之對曰吾年垂四十以色事人則衰矣吾將依二孤以終
老矣卒不嫁年六十有二而歿

外史氏曰不食言者春秋稱荀息焉不意千百年下乃有

李家婢子守貞不字以撫二孤至老死可與荀大夫頡頏
矣

徐氏婦傳

徐氏婦姓黃江陰人也順治乙酉年十六歸徐氏子甫月
餘大兵圍城遊騎畧山中執婦去爲白旗撥什庫某妻舉
一子某復從軍出時舅早歿惟一姑在婦念故夫甚切曲
意事之謬曰新婦本素封家亂離時曾以白鏹十甕瘞密
室夫死新婦被掠棟宇悉火此項金沒瓦石矣誠得去而
攜歸何患貧之哉姑艷之曰果爾盍遣人發之婦曰欲得
此金非新婦行不可他人烏知藏所哉且不宜僭僕從僭

僕從則在人耳目然我婦人安能遠出必易服往還數月
此呱呱兒誰字耶姑大喜曰子弟行兒自吾撫毋憂也婦
故戀戀兒不肯行姑促之再乃薙髮結辮變男子妝挾弓
矢佩刀策馬出都渡江抵家叩扉大叫夫從門隙窺則年
少將軍也不敢遽出婦遂排闥入踞坐中堂呼夫名夫不
得已出見蒲伏不敢仰視婦曰相識否夫曰萬死不能識
將軍婦曰試認之夫熟視不識也婦歎曰真不識也乃起
直前抱夫痛哭曰妾非他乃君被掠婦黃氏也具述易妝
巧脫狀夫大驚喜復好如初以老

外史氏曰古節婦有引腕斷臂之烈今黃氏被畧且坐而
不足道矣然戀戀故夫數千里能以智脫歸節雖不楚而
義則有餘較之馬上艷妝歡笑以行故夫求贖反託之者
非天壤隔哉

美服而繪飾之。馮士體味燔笑以許。為夫求饌。又為之
不取。雖矣。然戀效。夫幾千里。猶以昏。與。而
叔。與。曰。古。前。款。有。臣。知。謂。曾。之。感。令。黃。丹。家。畧。且。其。子
西。知。想。夫。大。驚。喜。歎。彼。收。以。表。原。婦。黃。氏。也。具。述。易。於。

朱氏傳

朱氏婦者江都朱以觀妻高氏也有淑德父兄皆業饑稱
素封家而夫貧婦棄華飾甘淡泊舉案齊眉有古賢媛風
奉養姑尤能盡孝道婉容愉色怡怡然如子之事親狀舉
一子早夭婦遂染血症治不痊竟不能孕日夜憂之及夫
年將五十尚無子婦益懼惶惶如有所失乃變粧奩脫簪
珥為夫置妾愛之如姊妹待之同妯娌時時呵護之惟恐
其一有疾而不成孕也久之不孕即撫姪為子三年妾始

舉一子婦愛若已出視之如命兒一有疾不食卽婦亦不食見食婦乃食其篤愛如此兒三歲患痘甚凶邑中兒患痘者多死亡婦憂之甚傾囊篋遍求良醫治之不愈或言不治者婦日夜悲啼竟以兒之死生爲已身存亡焉祈天禱神無所不至兒乃得痊婦大悅然竟以累月勞瘁故舊疾復作延三閱月而卒臨卒惟囑家人以好生教養幼兒而已

外史氏曰古妬婦有甘飲鴆而不願爲夫置妾以生子者卒斬後而無憾何其愚哉朱氏婦變粧奩脫簪珥爲夫買妾以舉子而愛逾已出誠古今不可多得者也且其事姑盡道可謂孝且慈者矣

毛女傳

毛女者河南嵩縣諸生任士弘妻也。姓平氏，美而且淑。歸士弘，閱三歲而無子，乃往禱少室行二十里，度絕嶺，方舍車而徒，以休輿，夫忽猛獸橫逸，平氏驚墜深谷。士弘四顧，皆千仞壁，不可下，大慟而歸。召沙門梵誦，誓不再娶。平氏既亾，三年里有張義向豎任家往樵山中，猝聞幽篁深箐間，婉婉呼張義者，義大駭，回顧見一毛女，通體垂黃毫，長六七寸，誅因咋舌，不敢語。毛女曰：我任家大嫂也，汝不相

識耶義驚曰大嫂固無恙乎何幸而得此曰我初墜緣藤
得無損旣而饑甚見交柯女貞子甚繁因取食味殊澁不
可口三日後則甘香滿頰三月乃生毫半載則身輕如葉
任騰蹕上下矣第山中乏水惟此有泉渴則來飲耳不意
得與汝相見義具道任生哀慕狀毛女曰我已趨然輕舉
與鸞鶴爲伍其樂何如肯復向樊籠哉爲我謝任生早續
姻盟以豐後嗣毋徒自苦也言已一躍而往義亟報任生
任生大喜卽偕義詣樵所取之伏艸中俟三日毛女果至
直前抱之毛女曰誰耶曰夫也曰妾貌已寢君不足念也
曰我不嫌汝何忌夙昔之好乎因泣下毛女心動乃允之
遂輿歸初飲食腹微痛踰時而定半月毛盡脫依然佳麗
也自是情好益篤生子女數人歷四十餘年而歿
外史氏曰神仙可爲也使平氏當飲水時不呼張義則凌
蹕碧虛之上死生而無極矣何至埋身黃壤哉甚矣情
絲之難割也

使我爲任生則隨毛女入深山中亦效其餌女貞實共

作仙家眷屬何樂如之計不出此何也

新安心齋張潮



